

郭則沈譯

近
接
戰
鬪

中華書局印行

原序

余於一九二六年，軍事週刊第十期第三二三頁已作一文，名曰『人對人之戰鬥——刺刀戰鬥（Der Kampf Mann gegen Mann—der Bajonettkampfe）』以反駁意國加士加（Gasser）將軍所著之刺刀一書，緣以加將軍曾在該書否認近代戰爭中刺刀戰鬥之可能性故也。本書即以該文為基礎，並有時仍援用原文之處不少。

人對人戰鬥，此一問題，在德國國防軍中，曾無人否認，國防軍教令中，即特別規定此種近接戰鬥，並要求以白刃武器實施突破。近接戰鬥之教練，每於體操時行之。陸海軍體操教範中包含關於近接戰鬥者甚多。但為注意此種戰鬥方式，吾人仍有蒐集若干例證之必要。作簡單之回顧，即所以昭示將來也。

當國防軍中富有經驗之前線戰士，日益減少之時，在軍隊中亦常聞有一

種熱望以求關於近接戰鬥之例證。自世界大戰之開始以至一九一八年悲慘之結局，其間雖於一九一四年負傷短期中斷，然始終得以身任禁衛軍步兵第三團上尉連長，此爲余無上之光榮。在本團中，不僅於一九一四年，而且在一九一八年尚不時有人對人之戰鬥，在本團歷史中，宛如一縷赤綫穿過。余爲報告本身之戰爭經驗，故自然不能不援用本團之歷史。至於其他許多部隊當更有類似及豐富之經驗。

一九一八年秋勞伯爾(Egon v. Loebell) 絃於東普魯士拉斯頓堡(Rastenburg)

近接戰鬥目次

原序

李序

- 第一章 一般之近接戰鬥……………一
- 第二章 利用暗暮所實施之大部隊刺刀攻擊……………四
 - 第一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拂曉撒克遜軍與禁衛軍之刺刀攻擊……………四
 -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至十日第五軍之夜間攻擊……………七
 - 第三節 由上述諸種近接戰鬥所得之教訓……………一一
- 第三章 較小之徒步部隊及其補助兵器之近接戰鬥……………一三

第一節 在攻擊中……………一三

- (1) 一九一四年秋阿爾高南方面之運動戰……………一三
- (2) 一九一四年伊撒河畔與伊伯附近諸戰役……………一七
- (3) 由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之東線攻擊戰……………二六
- (4) 一九一六年向凡爾登攻擊中之劇烈格鬥……………三〇
- (5) 一九一七年秋伊仍索方面之突破戰……………三五
- 加保萊濤之奇觀……………三五
- 多爾曼與福里池之役……………三六
- 渡過塔克里亞門濤河直至皮亞夫河之追擊……………四〇
- (6) 一九一八年西線之攻擊戰……………四三
- (7) 回顧……………四六

第二節 斥候之前進及所引起之格鬥……………四七

第三節 敵軍突破企圖之防禦……………五八

(1) 一九一五年冬香柏宜之役……………五八

(2) 一九一五年勞烈濤之役……………六五

(3) 一九一六年索美河之役……………六七

(4) 一九一六年秋凡爾登方面之防禦戰……………七三

(5) 一九一八年之防禦戰……………七五

(6) 回顧……………七七

第四節 坑道爆破與近接戰鬥……………七八

一九一四年在馬塞北方加濃坡爾方面之役……………七八

一九一五年在加爾巴頓爭取慈文寧之役……………七九

一九一七年維赤堤包圍之役……………七九

第五節 近接戰中之戰車防禦……………八〇

(1)	一九一七年甘柏萊之役	八〇
(2)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五〇團第三營於塞葉爾方面之戰車戰	八一
(3)	回顧	八三
	第四章 騎兵之近接戰	八四
	第一節 在西線方面	八四
	第二節 在東線方面	九〇
	第三節 回顧	九三
	第五章 近接戰中之炮兵	九六
	第六章 總括與建議	一〇一
	第七章 結論	一〇八

近接戰鬥

第一章 一般之近接戰鬥

一般人多抱此種見解，以為砲兵在於征服，步兵僅在於占領，因此近代戰爭中，不復有近接戰鬥之試演。依據余本身之戰爭經驗，則殊不以為然，余雖為一前綫戰士，但恐一己之觀察究屬範圍有限，故已流覽大部德國戰爭文獻，以探討人對人之戰鬥，依此確知，在世界大戰之中，每次劇烈戰爭，殆均陷於近接戰鬥，雖很少演進至純粹刺刀戰鬥，而人對人之戰鬥確往往現出種種形態。在號音與鼓聲之中，曾向敵人實施攻擊。

在余之敘述中，未提及一般有名之空中戰鬥，而只限於描寫陸地上之戰鬥，並少量之地下戰鬥。

就近接戰鬥本身言之可大別爲兩種：一爲騎兵戰鬥，一爲站在第一綫之步兵戰鬥。人對人之戰鬥，可具有諸種形態。此處可用槍矛、軍刀、劍、刺刀、槍托、小刀、鐮、十字鎚（鶴嘴）、鐵絲剪、手槍、照明手鎗、石塊等。兩方拼命廝殺之人，在其他場合，尙有相互口咬與足踏以求防衛者。手榴彈在世界大戰中所發生之作用非常偉大，不僅用以投擲，且用以擊倒敵人。於最近距離內，以手槍、步槍或機關槍，甚至由大砲所發出之射彈均可認爲近接戰鬥。此外，火焰發射器亦爲一近戰武器，尤以實施近接戰鬥以抵抗戰車（裝甲車）爲有利。在世界大戰之中，何處及能否發生近接戰鬥，要以種種情況爲定。敵人能否接受此種戰鬥，或事前不戰而放棄武器者，其關係甚大。由此得知，不一定每次實施刺刀攻擊之結局都可演至近接戰鬥，而本軍中之成分與同鄉關係亦影響非淺。一個由年青力強者所構成之部隊比較年老身弱者所構成之部隊，其尋求或接受人對人之戰鬥要格外勇猛。高大而力強，或受過體操訓練之戰士比較低小或孱弱

者容易採取人對人之戰鬥。

關於人對人戰鬥之複雜性，余已於前此述之矣。至於在其他個別場合如何，當以戰鬥之發展及戰士之特質爲轉移。例如巴伐利亞 (Bavaria) 之山民喜用小刀，而礦山工人喜用圓鋤。在陣地戰之中手榴彈之用途日益增大，但在一九一八年之攻擊戰中，手榴彈又被刺刀取而代之。於此段戰爭中步兵亦皆攜有手榴彈，但在戰鬥中手榴彈容易用盡，如果不於先時準備，任何場合，手榴彈之補充均感困難。

第二章 利用暗暮所實施之大部隊刺刀攻擊

第一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拂曉撒克遜(Sachsen)軍與禁衛軍

之刺刀攻擊

不僅小部隊常實行人對人之戰鬥，即高級指揮官，亦有時爲強取決戰而命令數個整師以實施刺刀攻擊者。

九月八日爲爭取第三軍之右方與第二軍左翼於福爾香檳羅斯(Fère Champenoise)地方所行之決戰，據戰事記錄，第二軍總指揮胡森(Hausen)爲判明形勢與解除右翼之壓迫，決心八日拂曉進行刺刀攻擊。遂於晚六時發內容如下之命令：『敵軍已向德軍全正面施行攻擊。德軍右翼敵勢較優。據此敵軍自不能於全正面皆強而優。只有由戰綫從新實施猛烈攻擊，方能判明敵情，並突破敵軍弱點，以制止法軍向德軍右翼之優勢攻擊。爲使步兵攻擊避免法

軍砲火之損害，衝鋒應在拂曉實施，並須直至敵之炮兵陣地。』附以詳細訓令。對此決心，戰事記錄曾註明如下：此種命令所要求於部隊者雖然過大——一個無縱深無事前詳細偵察之拂曉衝鋒——而總算於萬難情況中之一種救濟。『軍隊中如出一口長氣，官兵均感到，現在方行突擊，此回吾人定能獲勝。於殺氣沖沖中準備衝鋒。』

前已述過，實施刺刀攻擊不一定能演至刺刀戰鬥，人對人之戰鬥，但如戰事紀錄所載，九月八日則返復演至近接戰鬥，惟敵軍中之一部未能完全應戰。『克爾希巴赫(Kirchbach)軍之攻擊開始於左翼……第二十三預備師右翼已越過在索美河(Somme)北岸之法國前進警戒綫，而爲溪畔前哨連之射擊所不能阻止……該師左翼亦遭遇堅苦之戰鬥。正試由索美藪村之左方迂迴時，即遇從該處發生之猛烈射擊。適該師此處之前進部隊於實施猛力衝鋒後奪得該村。在此處發生劇烈之村落戰，但撒克遜軍已經迅速衝進南端。晨

五時此處之敵亦被擊退。

『第三十二步兵師拂曉四時在第二十三預備師之右方已開始實施衝鋒。衝鋒戰士雖於許多地方所迎受之敵火非常劇烈，但終於坦然涉過沿岸長滿人高蘆葦與胸高堤壩之難渡索美溪流。恰於拂曉四時後已突破法軍陣地。各處突破均告成功，隨即發生非常劇烈之近接戰鬥，其結果，各團隊均被牽入火戰之中，勝利逐漸傾向撒克遜軍方面。約清晨七時該村卒被占領矣。……

『禁衛軍第二步兵師待命於索美河南岸而於拂曉四時開始實行衝鋒。在號音與鼓聲之中，普魯士禁軍衝入敵陣。敵軍於某數處戒備甚嚴，而於他處則突受意外襲擊。非常激烈之廝殺開始不久，法軍即行撤退。該師迅速跟蹤追擊。特別於索美河南岸森林地域左翼方面發生損失奇重之各別戰鬥，多虧德軍炮兵之有效助戰，敵之反抗方被擊破。敵軍急向福爾香檳羅斯及柯南特來（Conantray）方面退却。法軍大炮，除一門被衝鋒之擲彈兵奪得外，均僥倖而逃。

『在禁衛軍第二步兵師之右方，禁衛軍第一步兵師於拂曉約四時一刻未遇十分困難即先占取對面之陣地，繼而又侵入小莫蘭(Morainslepetit)南端之森林地帶。

『此次實施堅決攻擊猛然突破之結果，敵軍方面引起劇烈之混亂。許多法兵不敢頑抗，即行屈服。奪獲炮台一所……』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及十日第五軍之夜間攻擊

九月九日防守阿爾高南(Argonnen)方面之第五軍，依據形勢，非實施一種夜間攻擊不可，其結果，竟演成一幕極慘酷之夜間人對人戰鬥。關於此點，戰事記錄曾紀其當時所下之命令如左：

『此次實施攻擊之目的，本在奪取敵炮，而並未在攻擊命令中指明，但却指明距前方六基羅米之某綫，此綫限於拂曉到達，並與法軍陣地毫無關聯。因

此只有第十三軍團方於早晨決定夜間前進並指明攻擊之目的爲奪取敵炮。『在黑暗中進行甚易，各營均推進於其戰鬥區域。在前方地形中，要判定方向，幾不可能，尤其於拂曉天氣發生變化後特甚。烏雲滿佈，半夜後，雨愈下愈大，道路泥濘，運動頗感困難。早晨約二時，德國各方面步兵皆攜槍未裝實彈僅上刺刀向法軍前哨綫迫進襲擊，法軍出其不意全綫竟被擊退，但在黑夜中繼續前衝之部隊却由前方及側方遭受猛烈之射擊，一部分已失却方向，前雜後踏，不敢回擊，以常有向自己軍隊射擊之虞也。在第十三軍團與十六軍團之分界綫亦有同樣情形。各部隊均繼續前來，於古爾賽萊（Courcelles）東北與賽魯古爾（Seraincourt）西南之高地未久即虜獲敵炮，但於次日，得以攜回者只兩門而已。』——『第五軍於夜間攻擊中總算已獲勝利，雖然只部分的達到所企圖之陣綫，但該軍於夜間戰鬥中所受損失亦巨，於九月十日急需休息。』

關於此次夜間攻擊之詳情，保里（Bories）少將已於世界大戰例記中之

戰爭教訓一書中『夜間戰鬥』一章詳細論述矣。余由該『夜間戰鬥對本軍之影響』一節摘要引用一端如下：

『……九月雨夜中之攻擊乃一極可恐怖之非常事件，爲在每日不斷戰鬥中飽經磨練之軍隊所罕遇者。大約只有達到高度之陣地戰方能於物質屠殺戰中供給以更較堅苦之神經試驗。幾乎由全體參加之部隊均報告以極慘酷之狀況，而爲飽經衝鋒之戰士於夜間肉搏中所鮮遇者。最明顯者，爲步兵第三十團戰史之例示，按該團於世界大戰中曾向安布蘭古爾(Amblaincourt)及香奈(Chanet)森林方面實施過衝鋒，該團戰史曾記載如下：

『「此夜對於本團在一切殘生弟兄們之記憶中，永爲所有戰爭中最慘酷最可恐之一夜」又繼續：「在安布蘭古爾對面，只爲一個大集團烏合之衆，繼續向夜間黑暗與敵火中突進，而不顧巨大之損失，勇猛衝鋒之戰士，已失却指揮而自行混在一塊，心中猶能記着前衝，不顧生死，以最後之氣力，喊殺而衝

向前去巴奈 (Barret) 溪之水雖然冰冷，且有些地方深幾沒頸，而終於一鼓作氣渡過。此時敵彈如雨，劈拍劈拍落入溪水及滿生蘆葦之沿岸。身負致命傷而又沈溺於水中者之號叫，負重傷者之求救悲鳴，發狂之咒罵，接着又須閉住呼吸繼續急進！香奈森林西邊之暗影，顯現於雨夜之天空中，指示以行進之方向。向前衝進之軍隊，大受着由該處射來之猛烈炮火，本旅兩團官兵此時已完全打成一片，登上斜坡直向林邊衝去，結果該林以白刃兵器及裝上之刺刀占領之。沿香奈森林西邊當日所演之可怕血劇，由翌日之大量屍體即可證明。劇烈格鬪之結果，法軍遂被擊退逃入林中，後邊緊跟蹤追擊者皆如瘋狂，奮不顧身。

「在林中之格鬪慘至如何程度，已由夜色掩蔽之，而虎口殘生之人尤能不禁憶其慘酷狀態。射擊禁令早已忘記，各方混亂射擊之猛烈爆聲，使一般情形愈形混亂，簡直無人能行辨別，何處爲友何處爲敵，方向已全然失掉，只有少許之殘生者始能明白說出，他們在恐怖之夜裏魔鍋中究竟會居何處。」

一二七團與一四五團，亦有同樣傷心之經過報告。一二七團報告之終結有下面幾句話：『以未曾聞見之忿怒而實行人對人之戰鬥，本軍態度曾博得廣大之贊賞……』

法人方面曾描述九月十日如下：『此爲阿爾高南方面戰事過程中最可怕之一日，不論此方或彼方此種狀態之過來人均不能忘記。』夜間戰鬥損失頗巨，窺其原因，不外乎由步兵射擊、格鬥、意外災難及迷路所致。

第三節 由上述諸種近接戰鬥所得之教訓

吾人曾看見，禁衛軍與撒克遜軍於福爾香檳羅斯地方以及第五軍於阿爾高南地方，爲使步兵攻擊盡可能避免法軍炮火，而均利用黑暗夜色，利用拂曉攻擊或利用夜間突進，在此兩種場合，敵軍均受局部之襲擊，且演至最堅苦之近接戰鬥。在德國國防軍服務規程中，關於此種戰鬥，曾有相當之注意。茲由

德國諸兵種聯合戰鬥與指揮一書之『夜間與霧中戰鬥』一章中摘錄如下：

「第四二七節，夜間攻擊可用於襲擊敵人，尤可用於飛機及戰車不足時，此外可用於奪取有利之前進陣地，擴大戰果，追擊，以及掩護退却。夜間攻擊常爲以堅決指揮之標識……第四二九節，夜間攻擊甫入夜即宜開始，然後始能阻止敵人之企圖，及破壞其炮兵之防禦，使敵軍指揮必須另行採取重要決定。他方面，如夜間攻擊過早，則難於利用既得之效果。因此含有遠距離目標之較大攻擊企圖，則只可於拂曉開始。黑暗夜色只可用以作準備工作，自然在夜間提前實行較小之攻擊，並不妨礙拂曉主攻擊之準備，且可欺騙敵軍使不易明白攻擊之方向與時間。第四三〇節，部隊愈大，則夜間戰鬥愈感困難，但吾人特別於較小之企圖亦可節約兵力，蓋夜戰部隊之價值在質而不在量也……第四三一節……用炮兵與迫擊炮準備射擊與否，依形勢而定，然總須以白刃兵器攻入敵軍。第四三六節，濃霧對戰鬥行動上之影響與月夜相同……」

第三章 較小之徒步部隊及其補助兵器之近接戰

門

第一節 在攻擊中

(1) 一九一四年秋阿爾高南方面之運動戰

在世界大戰之中，數師全部實行刺刀攻擊，究屬例外；反之，較小部隊於攻擊時每易陷入近接戰鬥。

一九一四年秋季，第五軍撤退之時，在阿爾高南森林，遂發生極困難之地戰與森林戰，其經過，恆以人對人之戰鬥為決勝負之樞紐。保里少將描寫此種戰鬥極為生動，茲節錄如下：

當撤退之時，在山嶺東西兩側，均發生極堅苦之戰鬥，九月二十二日，步兵

第一百二十一團、第一百二十二團及第一百二十四團均有一部分遭遇極困難之森林戰。在此處敵軍待命於布仍(Bouzon)森林。敵兵有些隱於鹿柴後邊，有些巢居樹上，甚至有些由樹梢以機關槍掃射，以致德軍攻擊陷於停頓。『及黃昏，德軍由坡蘭城(Montblainville)方面以刺刀實行突擊，衝入森林及敵陣，法軍始放棄頑強據守之林端而逃入山中。』關於在該林之繼續戰鬥情況，他處又敘述如下：

『兩營（第一百二十四團第一營及第一百二十五團第二營）以白刃向東方攻擊，衝進敵軍之偽裝大舍營中，喊聲殺殺，在號音與鼓聲中，繼續前進。第一百二十五團第三營援兵陸續開到……該營追隨其他各營，在相隔一百六十米之第二線，尚有充分時機使用白刃兵器及火器，以撲滅敵軍之頑抗與收容俘兵。』兩日後，在森林東邊之戰鬥中，於肉搏時，敵軍又死傷甚巨，其中最慘烈之戰鬥，要算九月二十八日第九十八團向拉加拉特(Lachalade)地方突

擊之一役，自始至終，完全經過密林，故所受之危險與困難特別巨大。此次亦以白刃戰開始，兩日後四面被敵軍包圍之該團不得不以密集隊形『在鼓聲與衝鋒號音之中』強行突破，以避免迫在眉睫之全軍覆沒。

在阿爾高南方面運動戰之回顧文中依所遭逆境之齊伯林 (Zeppelin)

營（第一百二十二團第二營）之態度，保里少將指出，在號音與鼓聲之中，以白刃兵器攻擊敵人之意志，如何常能奏功。『……只有不意急襲，方能得到成功。對於自覺占有優勢利益之敵軍，必須予以突然之驚恐，使其手足不知所措。』

「我們這下解決他們！」對於吾人親愛而被法人恨入骨髓之德意志祖國，三聲歡呼澈入雲霄。此種歡呼是否發生響應？首先聽到一陣極可怕之爆裂聲。『……但然後開始出陣！……因此此一有力之突擊前進，才得到根據地。法軍必定以爲惡魔已向他們撲來，因此儘管發號與擂鼓……如此繼續前進！』在密林之中，號鳴鼓響聲震天地，加以德軍衝鋒者之有力歡呼與殺聲，奇襲效果

無時或失。

保里少將於回顧此役時曾云……『在阿爾高南方面之運動戰爲一純粹之步兵戰鬥。步槍、機關槍以及插上之刺刀，均曾發揚其效能。聯合兵種之指揮與戰鬥一書中，第四百六十條結語有如下述：「森林戰，在特殊情況中，要求一切下級指揮官與各個士卒必須有獨立之行動，在距離甚近之戰鬥中，每個士卒之英勇態度所關於戰局者較人數衆多尤甚云。』

在此後之陣地戰中，直至一九一五年秋季，爲保持一可用之持久陣地，幾於每日均有極劇烈之近接戰鬥發生。慕特拉 (Mudra) 將軍曾向阿爾高南方面戰士呼喚：

『何時何地你們與敵軍交刺，隨時隨地即將敵軍刺倒！』此語非無根據也。由許多近接戰鬥例證中，茲引用十字鎬亦可當做近接戰鬥兵器使用之一例：『在第六十七團中公認爲最好之手榴彈擲手拉采爾中士，曾以十字鎬劈

開一法軍軍官之腦袋，當此軍官正由近處向渠撲擊之時，『在此處對於其他一切白刃戰時同，固不能不承認法人之特別英勇與頑強性，但德軍方面之攻擊者常能取得優勢。』士米特(Schmitt)少校曾如此斷言。

(2) 一九一四年伊撒河(Yser)畔與伊伯(Ypern)附近諸戰役

一九一四年十月，當德軍前綫開始僵持之時，最高統帥部即決定以目下所有掌握中之預備軍由海岸方面直到黎列(Lille)實行攻擊，期使僵持中之前方從新取得運動。爲要實行此種目的，於數個舊軍團外，又加入四個新編志願軍團。

志願兵人員之素質固甚優良，但均屬入伍不久之青年，訓練未足，恰如民兵一樣，加以尙缺乏必要之內在持久力，只有意氣的衝動實不足以應大難。雖有此許多常致反擊之缺點，但吾人於下邊事實中可以看出，此等少年英雄不特不迴避人對人之戰鬥，反而如老練之戰士一樣甚至常去尋求此種戰鬥。

保默堡 (Beunelburg) 先生曾在其有名之『一九一四年伊伯』一書中，描述伊撒與伊伯二地之役及青年志願兵英勇之戰鬥與陣亡，甚爲畢肖。在此戰鬥之中，尖銳之號音亦恆爲攻擊之信號。

在『比斯拉 (Beelare)』一節中，保默堡曾用生動之筆法寫道：『……邇來戰事消沈，令人非常苦悶，衆皆感覺有一種極難遏制之攻擊渴望。今天總非強行攻擊不可！』

『戴根連長率其第五連躍進而前。比隣部隊亦參加其中，人山人海羣向英軍戰壕滾去，負傷者聲喚，如獅吼一般。兩手舉起！他們均未想到。攻擊者由最近處實施射擊，恰如被迫獵之兔，一個緊跟一個衝上前去。衝鋒者怒如癡狂。衆以小刀、刺刀及槍托衝擊向前衝擊者，在兩手未展開及兩目未破裂以前，依然向還有一口氣之人呼喊：「前進。」大衆喊聲不絕，一直衝入敵軍戰壕而撲向已經麻痺之敵人。小刀明光閃閃，被刺者叫聲連天，衆以槍托去捶腦袋。此役此

時簡直如一野蠻世界，每個人之臉孔均變成獸形，委實猙獰可怕，手皆戰戰兢兢，凡所持之物件均變成殺人利器，而持此物者已完全失却自主意志，一味任此工具向四面八方亂打，宛如一靈魂附體，使失却自主之手腕上來……下去，上來……下去。每次垂死之哀鳴常引起殺人之慾，每個粉碎之腦袋竟變成癡笑之鬼。死之苦惱與恐怖及時刻懼不意被擊碎之壓迫籠罩全軍，身心已形焦化，所殘留者只有如火如荼一般毀滅之慾。人類已恢復到獸類……，在數星期前見蒼蠅之死尙表同情之人，而今竟變成殺人之。戴根連長亦變成殺人之劊子手，其堅決不拔之意志終於鎮服脫欄之野獸。十三個英國軍官與五百五十名兵士均被俘擄。羣衆繼續向坡里岡(Polygon)林方面之火口衝去，被炮擊成碎片之林緣，遂被占領。在槍林彈雨之中繼續戰鬥……』但在爾後爭取比斯拉一役中，亦曾應用刺刀：『謠言四起，均云比斯拉已被包圍及占領。但吳屯堡(Württemberg)軍以刺刀前進而擊退敵軍。』

『地克斯本特 (Dixmude)』在十月二十五日夜間，預備隊第二百零一團第一營曾向地克斯本特實施夜間衝鋒，雖無成果，然衝鋒者均能不顧生死以實行人對人戰鬥。

『在第一次攻擊進行之中，第三連與第四連就已侵入該市中心，而在市場與比軍手挽手以廝殺。在夜色之中，敵友實難辨別。於燃燒之光亮中，敵軍互相衝突。小刀與槍托造成血肉模糊之狀。比軍登上樓層，由上向下開槍亂射，血流滿街，屍體遍巷。杜根中尉身負重傷，倒臥地上，遂被敵軍拖去。吳赫中尉亦負重傷，全夜臥於血泊中，拂曉時始被其部下救回。其餘軍官均已陣亡。四面八方亂打一陣。呼喊之聲漸漸消沈……兩連人只餘二十五名陸續歸營。他們不言語，亦不痛哭。一切均告終止……』比斯拉之役，爲一副刺刀攻擊之成功畫，而在地克斯本特爲一種可恐之夜間大屠殺。攻擊者之英勇盡歸烏有，失却指揮之士兵，以不明城市地形，加以人數過少，並缺乏一密集之預備隊以作後援，終

於敵不住據有優勝之防禦者！此處所提出之任務——在一個未經搜索之
市中實行夜間巷戰——對於一個尙未有根底之軍隊十分困難！依據過去情
形之經驗，於拂曉實施攻擊，大約成功之希望較多。

在十一月十日，第二百零一團始得復讎。第三營應在地克斯木特鐵道堤
岸待命。『但突然不復停止，襲擊敵軍之希望甚大。第一次攻擊時之士氣又從
新恢復。一連一連均開上前去，攻擊者由地克斯木特各方面受到極猛烈之敵
步兵射擊……』『一批死傷又一批死傷，然而總未停止。寧爲地克斯木特鬼，
不願戰敗而回。二十天之屠殺苦痛逐漸告終……』『向地克斯木特復讎
……』『約二時許在地克斯木特市場發生非常殘酷之近接戰鬥，即十月二
十五日夜，德國英雄曾慘遭殺戮之市場。開始復讐。德軍炮兵與法軍炮兵均實
行猛烈射擊。房屋一列一列漸被肅清。敵軍一隊一隊擲去步槍並高舉兩手。工
兵手持手榴彈在獵兵與步兵之間工作。血流成河。負傷者之呼喊與垂死者之

呻吟相互交響。一個可怕之復讐日……』預備隊繼續加入戰鬥。……曾演出爲時極短而劇烈之人對人戰鬥。此次戰鬥不久即見勝負。在着火與崩潰之房屋間，第二百零二團以刺刀與槍托於該市南端實行戰鬥，結果死傷頗巨……』——『爾後並繼續以小刀、槍托、彈藥筒及手榴彈實施屠殺。沙德維茲 (Seydewitz) 將軍已身負重傷，在其隊伍中倒臥地上。』——『地克斯木特，地克斯木特——時間已到！』其他各營陸續衝入市場，加入近接戰鬥……』目下在地克斯木特各處均發生如火如荼之戰鬥。各營營長皆竭力在市場集合部隊準備衝至該市西邊伊撒橋。但敵軍尙死不肯放棄此已絕望之戰鬥，而由街房西邊向急衝該處之部隊猛力射擊。又從新開始屠殺。由各屋中聞到尖銳之叫喊。發狂一般之狙擊兵一直侵入地下室而撲至敵軍身後，且在樓梯上已互以刺刀亂刺……』——『向地克斯木特復讐之時已至！』

在爭取比少特 (Bischof) 一役，亦有同樣之景況。於涉獵保默堡之著作時，

就可認明，此志願部隊在戰鬥過程中之內含價值如何逐漸增高不適當之份子均被淘汰，麥糠之分已明，在血戰之中，軍隊方能鍛鍊成一氣。穿上軍服之學生與大學生已變成優等之前綫戰士！

但在福浪特 (Flander) 方面，志願軍團不僅得有機會實行人對人戰鬥以與頑抗之敵軍比力，而且經第四補充師增援之第三預備軍團曾表現出，平時嚴格訓練之兵士如何能在激烈戰鬥之中完成任務。本來此處可操左券之勝利，因戰敗之比軍有海爲掩護，而終於由英勇之攻擊者手中脫去，此實爲伊撒戰爭中最悲慘之一役。現在吾人就戰鬥本身來講：「……數時後，第五預備師亦在炮兵準備射擊後衝上前去。……在該處發生大屠殺，喊聲震天。雖百孔千瘡，鮮血漓淋，飛彈如霰，而打成一片之各營，仍不顧生死，一步一步向西方前進。敵人死力抵抗，不避刺刀戰鬥。但德軍之激怒及求脫出此污點之火慾終占優勢」——「十月二十六日爲此役之第七天。雖經過一週不斷之戰鬥而各營

均尙未能有一次調換！——『約三時許，第五預備師第四十八預備團之先頭已達到拉木斯加柏兒（Ramscapelle）鐵道堤岸。在刺刀攻擊之中比軍遂被擊退。』

十月三十日：『約六時半，第六預備師實行最後一次攻擊。』『一個可怕之戰鬥整整延長一日。各連皆以爲尙可實行決戰，然而大海在後方早已決定其運命矣。一小時後，鐵道堤岸已被渡過。只有再繼續前進！——爭取柏爾維斯（Parvise）！』刺刀與槍托開始工作。周圍喊聲震天。後方之鐵道堤岸已掩蔽住海面，令人不能眺見。柏爾維斯必須奪得！——人影由此屋跳向彼屋。機關槍射手兩手滿掬彈丸擲進各出口。只聽槍托亂擊。打聲一起，垂死之哀鳴突然消沈……』『然而海水不斷增漲……』

關於第三十五預備團在水中之決戰報告如下：

『……第十連與第十二連已全軍覆滅。海水已變成紅色，到處聳起人體、

槍身手腕在有負傷者與波浪格鬥之處，水平面即行突起，喊聲已不聞。天，一切行進均甚速快……進到前方最遠處之人，以插上之刺刀死力向鐵道堤壩攻去。防守者均由上向下猛施攻擊者，以致命之刺戳及打擊。在悲慘之呻吟中，身體一個一個均沈入水中。一部份被俘虜而去……』第三預備軍團總司令部已窺破情勢不利，在水緣所許之範圍內，急行撤回，已獲勝利之各師！

爲要支援正在福浪特方面戰鬥之第四軍，現已由西線抽調其他富有經驗之部隊，使其加入左翼攻擊。十月三十日開始一極慘酷之格鬥。英法兩軍死力防守以抵抗此迅速發現之巨大危險。『十一月一日夜間約二時許，巴伐利亞軍開始近接戰鬥，以爭取維舍特村(Wyschaete)。此次格鬥委實可恐……』

——『英軍退却後，巴伐利亞軍隨即攻入維舍特村。旋復遇新增之敵，開始一極可恐怖之巷戰。英軍第三次調來生力軍，正在此時，巴伐利亞軍方面亦加入新到普魯士軍第三師之一部。格納森惱伯爵(Graf Gneisenau)之擲彈團以刺

刀與槍托攻入該地，約五時許，勝負已決。』爭取默森之役，吳屯坡軍亦以人對人戰鬥之方式與敵軍作激烈之村落戰。

新援兵必須不斷調來，文克萊 (Winkel) 禁衛師亦開到。『十一月十一日，在第一綫增援之文克萊師，沿舍魯威爾 (Chelweil) 通伊伯之大路實行一可怕之戰鬥。禁衛軍步兵第一團與第三團，福蘭 (Franz) 皇帝禁衛軍擲彈隊與奧古斯女皇 (Augusta) 禁衛軍擲彈團，在密林之中，與敵軍廝成一塊，一步一步開其血路。伊伯之被包圍逐漸嚴密。但此次敵軍之死力抵抗亦使勝負一時難決。十一月十七日，在森林、炮火、沼澤及淋雨之中，戰鬥逐行疲滯，於頑固防守之福浪特市南、西南及東三方面，兩方之敵軍任何一方均未成爲決定之勝利者。英軍從此以後在伊伯無復樂觀矣。在該市之瓦礫堆中，已消除其粉碎德軍北翼及向萊茵 (Rhein) 進軍之夢。』保默堡曾如此敘述。

(3) 由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之東綫攻擊戰

不僅西綫即在東綫亦常以人對人戰鬥之方式格鬥，肉搏余於此處只引援一段普魯士第四最老擲彈團之戰史。有極光榮歷史之該團，於此浩大之民族廝殺中，又一新其舊日之榮譽而在此殘忍之近接戰鬥中亦克保其本來聲威。

當戰爭開始之時於古彬 (Gumbinnen) 之役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二十兩日) 一部份已有以白刃兵器實行戰鬥。在近接戰鬥之中，俄兵表現出決不敢頑強抵抗，用原文來講，『或許他們亦爲基督徒，他們乞求饒命，但其他一少部份亦曾以白刃兵器實行抵抗。』於塔南堡 (Tannenberg) 之役，亦有同樣之景況，只有各個小部隊間曾發生劇烈之人對人戰鬥。

一九一五年七月，於納魯 (Narew) 出入大道，在沸騰之殺聲與瘋狂之鼓聲中，被水滴溼之擲彈隊撲向敵軍。於同年秋季維爾納 (Wilna) 之役，在『迅速前進』之信號下，亦突行前進。經劇烈近接戰鬥之後，敵軍遂被擊退。在坡拉斯

宣斯 (Prasnycz) 附近突破一役，俄軍之未投降者均於格鬥中被擊斃。在此戰役之過程中，該團戰史曾云：『擲彈隊已舉槍托與刺刀向敵軍撲去，敵軍以未曾料及此種英勇，不戰而逃。』此役手榴彈之作用亦不爲小。大胆之俄人以對壕爲其掩護……』『迅如閃電，加里納輕步兵跳向對壕前面，急擲兩枚手榴彈，俄人終以生命償其英勇……』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所報告之戰況如下：

『天秤上之小指針開始傾向於吾人方面！但此延互九日之戰場，其景況究如何！屍體滿壕，身缺四肢，樹木狼籍，臭氣冲天，此爲爭取歐斯特魯林加 (Ostrolenka) 南端坡魚金考夫之役返復廝殺之鐵證！』

在敘述塔南堡之役一書中，亦常提及近接戰鬥。其例證如下：『約晚七時四十五分（時在八月二十三日）俄軍之陣地開始被衝擊。環繞俄軍齊比赤 (Diebitsch) 團之軍旗於是發生非常劇烈之戰鬥。奮勇士兵阿維奪得旗桿……旗面不久即在一俄軍軍官屍傍找見。』八月二十八日，在達萊屯 (Darethen) 地

方，當第三十六預備師之一部實行夜襲時，遂演出近接戰鬥『直至格鬥肉搏俄人仍死力抵抗，以其背水而戰也。』關於敘述在浩恩斯壇（Hohenstein）之決戰如下：『數百俄人高舉兩手迎面跑來，其他部份有在陣地被刺死者，有於行白刃戰後不久降伏者。』——『在此尙燃燒之城市中，曾於屋中發生血戰，真一片可怕景象。屍體均半已灰化，而於瓦礫中堆積如山。在一屋中，過道與室中均充滿屍體。——刺刀戰鬥在此處曾發揮其兇威！』

在爾後之東方戰役中，近接戰鬥常於攻擊時發生其大作用，例如一九一五年在加爾巴屯（Karpathen）與特宜葉爾斯特（Dnyester）兩役，關於反復爭取加爾巴屯之戰鬥曾描述如下：『在加爾巴屯一方面，曾以白刃在喘息之中胸并胸竭全力戰鬥以爭奪高地，但結果未被奪去……』茲援引一段五月十二日爭取柯萊瓦（Klewa）一役戰史如下：『……第二次實行攻擊之後，該營始占領該陣地，在此陣地之中，曾以白刃猛烈格鬥……』

(4) 一九一六年向凡爾登攻擊中之劇烈格鬥

當襲取杜阿門要塞之激戰達於最高點之時，此滿懷希望之攻擊會戰終於無結果而從此僵持，因此今日之歷史研究家總常談及『悲劇』而當時之戰友則常述及『凡爾登地獄』。此次戰役表現出德國衝鋒者，遇必要時，總以堅決之意志，在酷烈之近接戰鬥中，以期驅逐敵軍而出其頑強防守之陣地，爲此段根據之戰史第十三卷關於人對人之格鬥描寫極其動人。

凡爾登之攻擊表現出常有吹號與擂鼓之事。甚至在團軍樂隊之奏樂中，各團開始攻擊。『一段軍事浪漫史在此處又開始一次，在其後永久沈入於近代戰爭之波浪中。』二月二十二日於第一次攻擊之日，當第十八軍團在高爾（Gaures）森林作戰之時，第八十七團在號音之中猛然前進。『余之祖國！上帝保佑你，發號前進！』如着電一般被拖上前去，全綫殺聲繼續不絕，衝鋒戰士猛力跳起而衝過障礙物。在他處關於第十二擲彈隊之森林戰鬥敘述如下：『黑

爾維奇中尉把住良機，喊聲：「爲吾王與祖國同上帝前進」命令一切在其周圍之兵士向前衝進，其英勇之號兵勞高斯克在其近旁不斷發號鼓勵衝鋒。以手榴彈與刺刀爲衆夥陣亡戰士復讐。甚至當二月二十八日襲擊杜阿門村時，雖無結果，而攻擊者均於鼓聲震天之中，實行衝鋒該裝甲工事。第十二隊三連殘餘部隊一面制壓敵軍於此處，一面奮力前進，與此並進之英勇工兵得以爆炸藥毀壞障礙物之一部……

『工兵與擲彈兵經過障礙物而直侵入該工事之塹壕。內邊守備兵抗戰甚爲英勇。第八連愛爾曼少尉急命擂鼓，並調集所有之部隊前進應援，因此該防禦工事六時後不久即被奪得。此役只俘虜三十名法兵，其餘皆犧牲於該連刺刀之下。』在凡爾登前方雖亦常常發生近接戰鬥，別方面敵軍於許多場合經旺盛之炮火與衝鋒者視死如歸之勇氣，每致士氣沮喪到不復保持其精神力量於人對人之戰鬥中以堅守其陣地。

法軍方面，不應戰而屈伏者固爲數不尠，但於他處亦常保持其陸軍榮譽，而尤於近接戰鬥之中竭力阻止英勇之德國攻擊戰士。下邊有許多例證可證明此點並藉以追憶德軍之英勇。

二月二十一日之斥候接觸，竟亦發生人對人之劇烈格鬥，例如於一百五十九團方面。『凡顯出敵軍槍口之處，胡赫才美排長即向該處不斷射擊。並且渠之隨從距離測量員名柯拉文克者，爲人特別高大而強壯，亦恰向該處投擲其手榴彈。但如此總不克奏效。『攜火焰發射器來！』當該隊班長正在裝填之際，工兵蘭柏爾格擲去皮帶與行囊，讓簡單說明該物之用法，即手持一發射器前去。』法軍精神上已爲此種新式兵器所屈伏，而大部份皆願投誠。反之，他處之法軍尙圖反抗。『自從一九一五年開始以來，在一百五十九團第四營方面，有一槍矛騎兵名側買曼者，向一死力堅守之掩蔽陣地撲去，抽掉槍眼中之步槍，而對準守備兵用手榴彈一擲即消滅其守兵之戰鬥力。約有一班法兵直向

一位在其戰友們前邊二十米橫臥之德兵衝來，該兵顯係於近接戰鬥之中身中槍傷。但該連得以乘機突進敵軍陣地。在其他若干位置，利用掩蔽之法軍由背後向繼續衝進之第三兵波猛烈射擊，並對於第四兵波實行死力抵抗。在此時，當一位法兵正行接近其連長之際，短鎗兵愛根墾坡突向該兵面部擲去塵土一把，因而救得該連長之命。『必須常常應用手榴彈以開搜索者之路，例如於守備高萊斯林之第八十七團方面。』白爾金排長之斥候由第一線戰壕早已遇到敵火，在手榴彈之戰鬥中，一所礮樓遂被占領。』於攻擊之第一日，當赫森(Hessen)禁衛軍在同一森林中實行攻擊之際，手榴彈，尤其火焰發射器亦已證明其充分威力。赫森軍於第一綫敵軍陣地，已遇着抵抗。『但以此特別中用之有柄手榴彈擊斃法軍獵兵於戰壕之中，並高舉火焰發射器之死光向諸礮樓。』猛烈之衝鋒不斷向前推進。『士兵直莫能自止。』

次日，當該團向瓦里爾(Wavrille)實行衝鋒之際，於手挽手之格鬥中，手

槍甚至不得不用作投擲兵器。『此處情勢非常危險，向前躍進幾等於一定送命，只有在泥濘之地面上向前鼓力爬行始可。在怒氣沖沖之中，何爾森格排長擲去望遠鏡。在決鬥中，手槍因滿塗泥土而已失却效用，何排長即以之向一法軍官面部擲去。』『法國軍官以其機關槍掃射，直至火焰發射器之口孔被塞入該洋灰礮樓之槍眼爲止。』

在余所援用之戰史第十三卷中，述及近接戰鬥之處極多。在此處要將一切此種戰鬥皆舉出來，或許距題太遠。所偏重者現在爲手榴彈，而用此以實行人對人之戰鬥。

因此余只由三月二日第五十二團爭取杜阿門村一役之英勇衝鋒中再援引數例。自三月二日至四日，吾人不復能談及原來之大規模攻擊戰，而只能看見一步一步之格鬥戰。

第五十二團侵入杜阿門村，『敵軍之抵抗曾經火焰發射器與手榴彈擊

破。』在爭取一死力防守之礮堡時，有一上等兵名古特斯林者曾攀上房頂，而由該處向其槍眼投擲手榴彈。爾後不久，於其他據點亦有同樣之舉動：『……此處有一位上等兵名惱克者，亦爲人英勇，曾由該礮堡之後攀登頂端並以手榴彈迫使該五十名守備兵連同其機關鎗屈伏。』

此處所略舉在凡爾登前方實行之成功攻擊諸役，均又證明德國步兵勇往直前之榮耀熱望，此種熱望必常導向人對人之戰鬥。因爲自三月二日至三日只能於一步一步之格鬥中尙可奪得陣地，所以此次之攻擊終於變成血肉模糊之大屠殺。

(5) 一九一七年秋伊仍索(Isorno)方面之突破戰

加保萊濤(Carporetto)之奇觀

一九一七年秋，爲要支援奧國，德軍最高統帥部——大本營——遂決定出兵伊仍索，與德奧兩軍編成之第十四軍及同盟軍共同強行突破，因此意

軍戰綫不得不發生動搖。德爾門森根 (Delmensingen) 炮兵大將卽當時之該軍總指揮，敘述此次突破甚爲生動。

在上意大利方面，敵軍雖表現部份之無力，但此處亦演過不少之近接戰鬥。

同盟軍方面所使用之兵團完全爲最精銳之部隊，尤其專爲實行山地攻擊而裝備與訓練者。所部署之各部隊，人數雖大感不足——攻擊方面以一百七十一個營對意軍方面二百三十八個營——但因其本質優良之故，而皆遠勝於敵軍。德爾門森根大將曾述如下：『與同盟軍對峙者，係一部意軍，而該部意軍在戰鬥意志之堅固上，戰鬥技術之熟練上及經驗上與同盟軍相較均居下風，毫無疑意。』

多爾曼 (Tolmein) 與福里池 (Flisch) 之役

第一余先要敘述者爲原來之突破，卽多爾曼與福里池之役。視死如歸之

衝鋒戰士雖處處以準備近接戰鬥之堅決意志撲攻敵軍，但於許多定可期待近接戰鬥之場合而終未發生人對人之戰鬥，蓋敵軍曾顯出非常胆怯之態度故也。敵軍不但不戰而降，且於許多場合，被俘虜者甚至均顯出滿面喜容，以爲戰爭對於他們已宣告終結。反之，十月二十四日，於開始突破中，當巴伐利亞步兵禁衛團向柯落拉克 (Kollorak) 之高地實施衝鋒時，又發生近接戰鬥。正當攻擊者企圖越過鐵絲網時，意軍以手榴彈防守。一次英勇逆襲之結果，使包圍之企圖遂告失敗。在勇往直前毫無反顧之猛進中，第十二連遂衝上該山高峯。『該連幸而偶然遇到一狹小之通路穿過鐵絲網障礙。前行兩排與一機關鎗甫至上邊，肅爾納中尉卽下決心立刻實行攻擊。位於最前綫之一排急由寬約一米之障礙物小口衝進距約十米之意軍戰壕。該排由左方蒙受手榴彈之打擊，但所受損失則甚微。該排堅決與英勇躍進敵軍陣地，先行肅清第一道戰壕，而爲後隨之各排衝開數條向上邊陣地及右方之路。後隨兩排突擊隊猛勇衝

進之結果，致使第二綫之守備兵大形狼狽。意軍驚恐異常，只有一少部份尙能使用槍械，而大部份均遁入掩蔽室。兩個地下道之出口皆被照準之手榴彈封閉。在該山頂之前，攻擊遂行停止。待後隨各班一齊上來之後，迅即同樣向前突進。於兩處要點衝鋒均遭失敗，於第三要點，侵入一班。意兵已發生動搖，而在劇烈之交手戰中逃散，衝鋒隊遂即占領全部戰壕而肅清之。』

在他處，當第三獵兵團實行勝利之衝鋒時，一意軍機關槍隊曾英勇抗戰，直至格鬥廝殺。此後不久，在該團方面，又發生一次短時之近接戰鬥。在劇烈之近接戰鬥以後，第十一獵兵營方始占取拉塞馬(Lacina)支撐點。『在劇烈之近接戰鬥中，那個以一切技術手段堅築之支撐點，於晚間六時遂被占得。』在衝鋒馬塔亞爾(Matajar)山時，吳屯堡山地兵營特別建有殊勳。『頃刻間，羅麥爾部遇見敵之頑抗，起初尙能迅速被擊破之，但愈接近馬塔亞爾山頂端，而抵抗愈益頑強。防守該處者，爲意軍整一旅之衆，出死力抵禦。敵軍早已認識其情

勢之嚴重但總忠實其無條件扼守該山之任務而作英勇之防衛軍官皆自行使用機關槍，直至在近接戰鬥之中與機關槍共同失掉其戰鬥力。然在吳屯堡山地獵兵技術熟練與英勇應戰之下，敵軍終不能支持到底。於堅苦奮鬥之中，兵力甚單之羅麥爾各連總算一氣衝上該山頂端。『經過約五十六小時不斷戰鬥之後，該山頂端終被達到，而馬塔亞爾山確被占領。在其他地方，當普魯士第八禁衛軍擲彈團向胡木（Helm）山實行攻擊之時，甚至以手榴彈戰鬥壓服敵之炮兵。吾人此處可以看見，於異乎尋常之山地戰鬥中，麥爾克平原（Maerker）schnebene）健兒之英勇奮鬥實不亞於出生於德國山地之同胞。

十月二十七日第三日，強迫退出山地而向平原實行追擊，此日，當衝擊馬特籟斯那（Madlessena）山時，巴伐利亞步兵禁衛團第三連又得機會於人對人之戰鬥中表現其特殊功勳：『……兵力甚單，但全由精銳編成之該連，以可驚之熟練而爬上山頂，於未發覺中達到敵軍之最近處。敵軍隱藏於佈有鐵絲網

之岩隙間，該連出其不意猛行衝鋒而遂屈服其死力防禦之守備兵，但敵軍似乎於山坡之上尙設有層層之陣地……』在爾後繼續戰鬥經過之中，該隊健兒得以衝上山領並於該處奪得尙圖脫逃之四門大炮。於他處，當第四獵兵團衝擊阿基塔(Agyida)村時，意軍之頑抗始於巷戰及屋戰之中終被擊破。

渡過塔克里亞門濤河(Tagliamento)直至皮亞夫河(Piave)之追擊

十月二十八日，當渡濤浪特濤萊河(Torrente Torre)之際，天氣給予意軍一大助力，由於不斷大雨之結果，從前已乾涸之濤浪特河一變而爲難渡之澤國，因此敵軍覺得有機可乘，而於許多地方準備阻住追擊。敵軍於近接戰鬥之中往往始被擊退，而後方能强行渡過濤浪特河，尤其第十八預備獵兵隊於向翁津(Undine)前進及爭取該城之苦戰中特別建有殊勳。他處述及此役如下：

『意軍機關槍開始掃射。獵兵不顧生死直向各個步槍之間隙衝去。在瘋狂之戰鬥喊聲中，以粗石礮覆被之河床遂經一鼓作氣渡過。最前綫之獵兵早已衝

進敵軍戰線，而爲其衝鋒時陣亡之弟兄們復仇。——傍午，該營忽陷於危急狀態之中，蓋同時敵軍於戰車掩護之下由東方開始突破，並由西方調集備有炮兵之數營援兵向翁津開來。該營必須向兩方面戰線作戰。但獵兵深懷優越之感，而以短快之火力的最近之處向意軍迎頭痛擊。頃刻間，使敵之反擊歸於失敗，一切尙未陣亡或抱頭鼠竄者均降伏。

一位德國中將名伯萊(Berle)者，亦於此役在近接戰鬥之中爲國捐軀。該中將當時以爲翁津已被德軍占領，不聽幕僚之諫止而乘汽車直向該城大胆馳去。但車至聖高特哈道於最近之處即遇敵火，致與其一位上尉隨員均中彈殞命。

在賽爾納克龍(Cernigons)方面，意軍企圖突破之結果，而竟變成慘酷之近接戰鬥。『午前意軍於此處實行一不意之攻擊。一旅確有實力之意軍企圖向翁津突破。』經過劇烈戰鬥之後，敵軍遂被擊退。

十月三十與三十一兩日，於向塔克里亞門濤河前衝時，亦發生人對人之戰鬥，因此第一百一十九擲彈團第一營在柯特里坡(Cottripo)方面被捲入非常激烈之巷戰中。在繼續戰鬥之過程中，最初一有插上刺刀而前衝之吳屯堡擲彈兵之出現，已足以使敵軍驚慌失措。『但當他們發現攻擊者人數不多時，他們從新振起士氣，在其軍官鼓勵之下，又持起武器。由一市場街角之屋中突然槍聲一響，四面槍彈立即亂射，窗眼屋頂皆佈有機關槍開始掃射。在許多亦被引渡之俘虜中亦發生可疑之不安現象。

『此刻對於吳屯堡軍其情勢非常危險，但擲彈兵皆能聲色不動開始工作，在屋中、巷中及庭院處處都演着血戰。在德軍機關槍之前，敵軍屍體堆積如山，但較多英勇之士伐比(Schwabe)兵亦中彈殞命。』更不幸者，敵軍又調來一縱隊生力軍，但於不意之急襲射擊中多被解決，而餘數悉願就擒。在長時間戰鬥之後柯特里坡終被占領。

根據上邊余所述之戰鬥經過，則知意軍雖不得已而屈服於英勇之攻擊者，但其個別部隊確能保其軍譽。德軍與同盟軍皆曾建有殊勳，尤其富有追擊之精神。如果認為時機已到，他們均隨時準備以白刃兵器向敵軍實施衝擊！

(6) 一九一八年西線之攻擊戰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當早春攻擊開始之第一日，在由聖昆青 (St. Quentin) 前進之禁衛軍步兵第三團方面，於個別之抵抗巢四周，即已發生正式之激烈戰鬥。次日於拉風特 (Lafontaine) 方面，開始實行襲擊。一被英軍死力防守之突出支撐點。此處戰鬥之最後階段又變成人對人之戰鬥。欲擊破敵軍最後之頑抗，單只投擲手榴彈已大感不足，而又必須實行刺刀戰鬥始能制勝敵軍。關於此點，由余之陣中日記中摘引一段如下：『此際，第一營之突擊隊繼續向該支撐點近迫。吾人可以望遠鏡明白望見，個個英勇之士兵如何奮力以剪斷敵軍之鐵絲網，但不幸彼等均於機關槍火力下以身報國。在炮兵與機關

槍從新準備射擊之後，該營之一部始得侵入該支撐點而與十分沈着之敵軍開始非常劇烈之近接戰鬥。——『在英勇抗禦之後，該殘餘之守兵終於不能不屈伏。』——『……該支撐點本身已陷於非常不利之形勢，人對人戰鬥之慘酷痕跡瞭然可見，甚至表現於陣亡者之容色上。敵軍較我軍損失更大，約爲三與一之比。一位被槍托擊斃之英軍機關槍手，觀其容貌使人不寒而慄。』

五月二十七日吾人又幸得突破敵軍陣地，一面戰鬥，一面前進，約行二十基羅米。久負盛名之第五師，戰績斐然，於第一日，已通過福斯萊河（Fosse）地區。次日曾經法軍獵兵及一英軍機關槍連頑強防守之阿爾蒙福爾木（Ormont-ferme）及其近隣之一段森林，於衝鋒之中，遂不得不陷落於該團之手。該團戰史曾敘述此役如下：『第一營之一部，以第四連爲首以刺刀奪得阿爾蒙福爾木。』總之，在此處刺刀戰鬥又大顯威風，而於運動戰之中，手榴彈亦不能表現其特別之效用矣！

容克 (Junker) 先生於其有名之在彈雨中一書中曾述其爲突擊隊長時在前綫之經驗，由渠之報告中，可以看見，在該團方面，於一九一八年，亦往往尙有人對人之戰鬥發生。容克先生曾敘述在法國方面之大戰如下：『在後邊之斜坡上英國據有前後兩道戰壕，不遠數米，卽有彈丸之交射，手榴彈紛落地下，余先躍入第一道戰壕，恰卽與一英軍官相撞，余此時已不復使用手槍，而抓住該軍官之咽喉向沙袋一摔，該軍官已無力掙扎。由余後面，突來一位老營長，向余喊道，「打死此犬！」余將此工作委於後來者，而隨卽轉向第二道戰壕，該線係由英軍把守，余以手槍對準該綫猛烈發射至最後一彈。在余旁邊之一兵以手榴彈向該狼狽逃竄之英兵亂擲，一頂鋼盔高飛空中旋轉，一分鐘內，勝負已決。』於他處：『由各壕口人山人海四面蜂起，手掄着槍，眼張如環，滿口白沫，在極可怕之殺聲咆哮中，羣向敵軍陣地衝去，而該陣地之守備兵皆高舉兩手一批一批向外狂奔。此時已毫不客氣……余對我軍此種殘忍之舉動不能表示

厭惡。結果一位赤手無備之人爲一種卑鄙之舉……別方面，一由五步之近處向攻擊者開槍而射穿其軀體之防守者對爾後之結果自須負全責。一位戰士於攻擊之中，當其眼前有一血幕波動時，則其感情自不復能被轉變矣。彼不願俘獲，而只願擊斃。彼之眼中已無一定目標，假如見血一流，渠之頭腦方始清明，而回首四望，恍如由惡夢中驚醒，此時好像又變成一位近代兵士……」

(7) 回顧

依據上邊所引用之例證，在世界大戰之中，攻擊戰鬥往往可變成各種形態之近接戰鬥。依據大戰之經驗，關於突破一項，國防軍教令中曾有下邊之規定：『……行近最近距離之時，班長迅即命上刺刀。突破常要由彼本人決定。手榴彈一擲……開始突破……一度開始衝鋒之後，全班必須毫無返顧奮勇向敵撲攻。在殺聲之中，盡力以白刃兵器協同實行突破。』關於在特殊環境中之戰鬥，余已述過在黑暗及濃霧中之戰鬥。關於在村落作戰及在森林作戰時之

突破，該教令曾云『……步兵同時衝入該地，並以白刃兵器、手榴彈、迫擊炮及火焰發射器開一通至對面村端之路。』

第二節 斥候之前進及所引起之格鬥

在陣地戰之中，不斷之偵察與較大之企圖可保持與加強攻擊精神。一九一五——一六年於羅灣挪容 (Roze-noyon) 方面，在比較平靜之陣地中，禁衛軍第三團亦有同樣甚多如此之經驗。於此處，常常發生劇烈之人對人格鬥。在某一戰役之中，馮奈柏班長以鐵線剪之威力使一法軍獵兵班長屈服。又一次，有一敵軍斥候隊在交手格鬥之中被制服。經過多次刺刀刺戮之後，一位英勇之中士隊長方被降服。除指定之偵察外，此種任務常由志願斥候兵行之。他們均可任意獨自作戰，要潛行接近敵軍得到成果，全爲情感與心情之事。一個強有力之人逢好運亦逢惡運，彼必須有今晚適得其時一切皆將順利之信念！

先讓我營最良之斥候長米沙爾巴哈就其許多偵察中之一事作一詳細之報告……爲要描述那種結局釀成與敵軍眼對眼激烈格鬥中之空氣，余亦舉出一段巡邏事實，而此段巡邏尙未達至近接戰鬥本身。專爲人對人戰鬥而設之裝置，手榴彈，非用於第一綫之投擲乃用以打擊也。參加此役全係自願，士兵皆自動連合。飲『酒』過多之人則不許前去。

『余曾向團長約定，要盡余力多所俘獲。此後假如我等在陣地時，無一夜余不與果敢之同伴巡視於外邊戰壕之間。我等決未被敵軍斥候聽見或注意一次，好像全屬偶然。余同第六連壽馬赫班長及克林上士一道亦常作埋伏，但一切經過均無結果。』克林上士再作巡邏一度，在此次巡邏之際，一個敵軍對壕監視哨兵曾被擊傷，然總未能俘獲一個。米沙爾巴哈繼續說道：『余自己並未參加此次巡邏偵察，以余對此全部事件很少準備也，而且其他參加者，除壽馬赫外，皆缺乏充分之經驗。在那晚，正當戰事企圖進行之際，余立刻向胡伊爾

上士說：「赫曼！要注意，事情不佳，因數位戰士太富攻擊精神！」此可怒之大錯誤，大約常能增高勇氣，但有時，僅恃勇氣實不足以應危局。——除勇氣外，屬於此種企圖者，第一要有非常明確之頭腦，及有相當之經驗，尤其對於陣地之真確認識，此外還要有一點幸運。

「於反復考慮之後，余始決定襲取敵軍第一號對壕哨兵，該哨距敵軍第一道戰壕約二十米，並佈有堅牢之鐵絲網以防襲擊。經過數夜，當余又不得不放棄由前方攻擊該哨之企圖時，我等已毀其鐵絲約四分之三，蓋因二位法兵戒備甚嚴之故也。因此余又打算由後方襲擊該哨，並作出如下之計劃：

「我等早已察覺，該哨於每兩小時換班一次，並且常常如此，即使時計指着不正確之數。余欲利用此種習慣，於剪斷敵軍鐵絲網後，由左方繞過該哨而侵入法軍主要戰壕，由該處余欲佯裝換班，從後方猛行襲擊該哨。在敵軍第一道戰壕，幸而對壕兩邊再未設有哨兵，因此近接敵軍主要戰壕並不十分困難，

——福里赤欣然開始作業！在四夜之中，我等終於將長約四十米之鐵絲網剪至只餘數米。只有自己曾在極黑暗之夜裏與不斷之大雨中做過同樣工作之人，方能判斷我等此次所作之業。萊癡與余開始去剪，一位仰臥地上抓緊鐵絲，蓋防紛亂與發響也，那位亦同樣仰臥開始工作。一條一條，皆依此法而行。假如於拂曉我等不得不放棄此種苦役時，則我等於歸營時又必須重新將被剪斷之鐵絲兩端鬆鬆接連，以防我等破壞工作之被敵軍窺見。我等每夜如此工作，而所幸者：我等曾未被窺見，而該哨兵亦全未想到，距他不遠數米竟有四位禁衛兵士欲致其死命者焉。

『由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就應進行此種企圖。三月二十七日，余被擢為下士，此足以為我等偵察工作成功之徵候。於同日，余尚為此企圖獲得五連翟林斯克與八連愛克霍夫及伯爾等部下。午後，余去特瓦經排長處報告余之昇進，彼乘便作一談諧之語曰：「哼！現在只還缺少探照燈，那就一切均具

備矣。」在此談話之中，余全未想到，四日之後，余應受此尊榮。

『夜間約十時，我輩——萊癡、蒲拉根斯、愛克霍夫、伯爾、翟林斯克同余——即按時集合，且備有手槍、匕首、手榴彈以及鐵絲剪向敵陣地出發。那夜非常黑暗，加以風又從敵方吹來，因此可謂爲「真正巡邏之天候。」——直至該蘋果林，我等均能立起而行，由該處至敵軍鐵絲網必須匍匐而行。』米沙爾巴哈又云，一位自願兵必須回去，以渠之勇氣過大故也。另補充一位。『於法軍鐵絲網之進口，伯爾與該補充兵即行臥下，以備於敵軍斥候在前方巡邏時掩護我等。然後余與萊癡在鐵絲網之中徐徐爬上前去，並且不斷分開前數夜所剪斷之鐵絲。其他部下小心跟上。——一切經過皆好！該哨兵似全未發覺，因彼慢慢吸其香煙，且於陣地中之敵軍方面，亦毫無動靜——由該處，從未射出一粒照明彈。』

『我等終於剪至最後一段，當余與萊癡迅速完成此最後一段工作時，而

其他部下向各方面傾耳靜聽，有無危險發生。我等此時距敵軍戰壕大約尚有五米，翟林斯克爬於余後，將余一撞並指向該戰壕——我等已聽見足步聲與說話聲。余向翟林斯克細聲說道：「現在是一點鐘，他們正在換班。」——假如我等於一小時內要襲擊該哨兵，現在已爲刻不容緩之時……少頃，我等已伏臥於敵軍主要戰壕之邊端。余與萊癡小心攀進，翟林斯克緊隨於後。愛克霍夫與蒲拉根斯停臥於戰壕邊端。假如我等突被襲擊或須後退時，彼等須掩護我等，尤其要指明我等以通過鐵絲網之路，蓋於黑夜之中容易迷失歸路也。

「敵軍戰壕恰如我戰壕一樣，備有步哨及踏垛……萊癡此時發現一電話線迅速即被我等剪斷，自此以後，我等已不復敢交言，於沈靜之中得輕輕侵入敵軍戰壕，吾人深以爲異。恐法軍在我戰壕之中不能如此僥倖吧！」

「我等此時已全無胆怯之感，因已達到第一目標。反之，我等之勇氣與時俱進，因此迅即開始基本工作，即向敵軍對壕侵入並實行襲擊敵哨。我等皆十

分注意，極力保持肅靜，手中持緊匕首，而向右方衝去。我等於正午談話時，早已明白規定，只在非常危急時方許開鎗。匕首已被預定爲戰鬥武器，手榴彈只可用以擊打。我等方行五步，甫至胸牆，即由右方聽見足步之聲。余迅即想到，不是已在換班，即爲戰壕斥候巡查，再向胸牆四週急速瞭望一遍。但後隨之兩位亦快接近我等。余向萊癡細聲說道：「爾爲先，余爲後。」在向胸牆四周瞭望時，余尙辨別出，前邊那位法兵體魄甚小，而後邊那位爲一大漢，余遂決定以後邊那位爲對象。萊癡伏於右側，余位於戰壕左側稍前，翟林斯克緊隨我等之後。當法兵與我等只尙隔一胸牆時，他們均突然站住，因萊癡稍響動一次。彼爾後方告余，渠欲抽出手鎗，而不料撞着手榴彈。未幾，敵軍斥候毫無介意，又繼續走去，當萊癡突然開鎗時，敵軍斥候與我等相距不過二步而已。前行之法兵立時中彈而倒，此時余即躍過該兵，而抓住後邊那位大漢法兵一摔，即行倒臥地上。後者欲開始吶喊，但余已以左手蒙塞其口，而以右手所持之手榴彈連擊其頭，但爲

鋼盔所阻而不能痛擊，因此該兵又想繼續咆哮，並出死力以抵禦。彼以口咬並四面亂搔，但是終歸無用。余要求沈靜一時而渠總不聽命，後當余以法語喊道：「靜靜，不然即要射殺你！」渠始從順。——在此刻，翟林斯克與萊癡正與別個法兵周旋，即剛被輕輕擊傷者。鎗彈只由左頰擦皮而過，但流血則甚多，講話已不清楚，而只喊：「阿呀！阿呀！」

「現在余向那兩位部下喊道：『快走！快走！不然，全體皆要受困！』我等迅即扶此兩位法兵立起，並向渠等以法語細聲說道：『同我等一道去，對你們一點無害，但你們舉動要靜，不然……』」余一面即以易解之姿態向渠等示明余之手鎗被俘虜者只點頭示肯，蓋彼等似乎已受驚若狂。萊癡與翟林斯克各持那兩位法兵已裝好實彈之鎗。余此時便向余之夥伴示意，將被俘虜者立即帶回，至余則欲尙留片刻以掩護其後方。『當余推測愛克霍夫與蒲拉根斯已到該指定之地點時，余亦自然急行走開，並於戰壕下邊該處還遇見翟林斯克』

克與萊癡，至愛克霍夫與蒲拉根斯同那兩位法兵已經該處被剪開之鐵絲網而爬回……當我等已走向歸途時，敵軍陣地始發生極擾攘之現象。照明彈高射空際，已發覺之對壕哨兵開始猛烈射擊。莫非敵軍已略察覺？——徐徐謹慎而返，至翟林斯克與萊癡似不着急，余已大感不安。余即想到愛克霍夫與蒲拉根斯，因彼等身傍押解有俘虜。莫非那兩位俘兵已於途中脫逃，因此於敵軍方面喚起一般之不安嗎？……因照明彈不斷之發射，夜色突發明色，以致我等歸營大感困難。當我等剛急越過敵軍鐵絲網時，敵軍戰壕中又大起不安。照明彈由我等之上空射過，法軍機關槍不斷格格掃射。鎗彈於我等耳傍不住嘯過。該對壕哨兵似乎亦已發覺我等，以其鎗向我等猛力發射，雖然，我等幸而溜過，並不料竟達至該樹林端！一切斥候與那兩位俘兵均一塊到達此處，由此處榮歸本陣地，大受歡迎。

一九一七年，在舍曼特大木 (Chemin-des-dames) 方面，於斥候巡查時，常

有人對人戰鬥之機會出現，以向敵軍從新證明我軍之長於近接戰鬥。在此種戰鬥之中，手鎗以重顯其適當之功用。例如九月二十二日，在羅葉福爾木（Roy Yereferme）方面，一個斥候侵入於敵軍戰坑中，此時克維芝班長以手鎗擊倒許多法兵，而法兵亦極力防衛。二日後，於他處實行前進偵察時，發生一度劇烈之格鬥，結果擲彈兵維特爾被一法兵咬傷其膝。

早在此以前，飽經戰事之米沙爾巴哈同其英勇之戰友，於苦塞沙島（Oncyle-chateau）地方，就已大露其頭角。余於此處只描述其近接戰鬥之本體……

……『在該處余已發現，一最前邊之法兵距余只尙有十五步，余急自袋中抽出手鎗，但此刻大約有一樹枝折斷，不然或有響聲發出，因該前邊之法兵早有加害於余之企圖。余大聲咆哮道：「殺，殺，」但當側視向余所舉之槍身時，似乎已覺麻痺，且迅即想到：「這下你可被結果矣！」於該處尙聽見馬鎗發響，但不料可未開槍！恰在此時，余已克服恐怖，由該叢林中一躍而出，正跳躍間，余已望見

我斥候亦衝衝而出，轉向敵軍襲擊。遂即開始一劇烈之戰鬥，其狀態極形混亂。關於此次混戰之詳細經過，余簡直甚難完全寫出，余自己專向那位剛才欲加害於余之法兵撲攻，並於激怒之中，一擊即將其擊倒於地。余向四週一張望，恰見愛爾彬同伴倒下。萊癡與一法兵英勇廝打。恰在此時，手榴彈、馬鎗、手鎗一齊亂發。法軍終於先行逃逸。但手榴彈依然向彼等繼續擲去，一法兵因此受傷頗巨……被余擊倒於地上之法兵全身發抖，且不斷呻吟道：「請饒恕，先生，請饒恕，先生！」」

要以白刃兵器於白熱化之衝鋒攻擊精神中實行人對人之戰鬥，其士兵非完全果敢善戰不可。平素穩靜而又善良之人，在此場合，常被鼓舞前去而作殘殺之事。如該米沙爾巴哈下士與其自願兵以及由其他斥候所實行之此種企圖，對於個別士兵要提出更高之要求。要果敢以近敵，冷靜以應戰，置生死於不顧，此除非一狂又冷之男兒，他人莫敢爲也！此爲特別之天性，不但不避危險，

而且追求危險，如此勇敢之男兒對其戰友實影響不小，而於其部隊之戰鬥精神亦可大為增強。

第三節 敵軍突破企圖之防禦

(1) 一九一五年冬香柏宜 (Champagne) 之役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開始，綿亘數百基羅米之全西線僵持於陣地戰之中。一個鐵環由海岸導至瑞士。一九一四年冬法軍企圖爆裂此鐵環，而結果在香柏宜方面以血戰相見。

余只於此處指出，禁衛軍步兵第三團在此役之中，如何被配置於焦點，如何能於極劇烈之人對人戰鬥中得以保持，並如何能特別果敢助戰，而致敵之突破終未得逞。先由余之經驗述起。一九一五年三月，我團第二次被配備於香柏宜方面。十一日夜間，我團之輕步兵隊首先被調至麥斯宜爾 (Le Mesnil)東

北方一九六高地以圖支援奮勇爭奪該處之預備團，蓋該團此時已蒙損失頗巨也。本營在小坡後方一地隙之戰線作預備隊以待命，距最前方戰壕約三百米。我十連位於左翼。次日經過相當平靜。約午前十一點半佈置於余近傍之一排突然開鎗，余即急衝至胸牆。發生何事？法軍未經炮兵準備射擊而突然開始攻擊，防守我前方陣地之一營毫未堵住！此時法軍大隊由高處蜂擁而下，且其最果敢者已迫近我之最後陣地，距我炮兵陣地不遠！我軍開始側面射擊，迫令攻擊者不得不先於彈痕中及近接各路以求掩護，而再由該處實行還擊。數位法兵早已被我軍擊倒。經此猛烈之火戰而全營遂被驚動。余當時以營附資格立派傳令兵向稍位於右方待命之各連下達命令開始逆襲。其實此種命令早不必要：各連連長早已各自如此決定。號兵發號『迅速前進』鼓手擂鼓開始衝鋒，士兵個個如着電一般躍進，而手持之鎗均已上刺刀，向該高地衝上前去。有許多勇敢之輕步兵，正在日光下，脫去長靴，風乾其足，而突聞命令即連襪子

踏過泥濘向敵衝去。此次衝進實施之堅決與果敢，可云爾後絕未再見。刺刀與槍托皆窮其凶而極其惡。此情此景，又美觀，又可怕，委實難忘！亦可云爲余生平最光榮之一瞬間！法軍向來很少冒險與德軍正式交鋒，而素好刺殺赤手橫臥於地之傷兵，此次不得不接受人對人之戰鬥。此地此時，法軍慣喊之乞憐語，如『好朋友！』『可憐，可憐！』『家長！』『六個兒子！』『赦免！』等等大約皆已不復有效用矣。頃刻間，所有敵之反抗均經擊破，在敵軍開始之阻止射擊下奮勇抗戰，失却之陣地復被奪回，而被俘虜之戰坑守備兵皆又恢復自由。然而最果敢之士兵亦不於此停滯，即跟蹤衝上前去，有一部並以手榴彈由後擲擊，但彼等均於敵軍大炮及機關槍火威之下全體覆沒，未留一個！

此次之衝鋒，尤其繼此而向前實施之挺進，遭受犧牲非常之大。福勞濤排長胸中流彈亂片將瀕於死，倒臥一廚房地隙中，活潑英勇之孔恩排長業已陣亡於旅道，曾做過市參議員而此時已被任爲排長之加爾克伯萊納已於衛生

道，頸部受傷甚重。此次重傷及陣亡勇敢之士兵計二百一十一名。

『然而此種巨大之犧牲非無代價也。向一九六高地所實施之衝鋒已被擊退，而突破亦未曾成功。法軍方面之損失特別巨大。』該團戰士曾如此敘述。全營幾全以密集隊形，在號音與鼓聲之中，用刺刀攻擊實行逆襲，此在西線之陣地戰中要算最罕見之一幕。在將來戰爭之中如像此種拂力特立大王式之集團衝擊法不復能見諸實施矣。自敵軍已能曉得於成功之突破後立即安設機關槍陣地，在爾後之世界大戰過程中，此種戰鬥方式已不能再被採取。攻擊之法要適合於敵軍火器之效力，但人對人戰鬥之可能則依然存在！

不祇刺刀與槍托，而且我等從來尙未應用之手榴彈亦大發其凶威，蓋手榴彈之應用爲當時一般尙少聞也。每連均設有一班『步兵工兵』以練習於必要時之手榴彈擲擊。在其他部隊，此種任務多尙屬於所謂黑色工兵。由於此種原因，對於本團亦分屬一部熟悉地形之陣地工兵。禁衛軍第三團，於此年冬

之戰役中，因此稍顯令譽，蓋因一切果敢之士兵，雖未經特別訓練，而不久均能投擲手榴彈。亨特馬伊關於參加此次成功之衝鋒曾報告如下：『突然我等望見法軍口中喊着「阿拉，阿拉」出現於我之預備陣地，我等迅即提槍攀上斜坡。余方進至三米之遠，而余之槍已被擊壞兩處，余即由一陣亡弟兄身傍取出一槍，但不久又遭損壞。當余第三次要換槍時，余望見我連連長於余之左側已中彈殞命。正在此刻，有許多弟兄亦叫道：「看人，包爾，快來，你總當過工兵，快投手榴彈！」余云：「那裏有，無處可偷。」當時有幾位黑色工兵由後方喊道：「這兒有。」余隨即攜帶六枚，急向前進。當余剛至山脊上邊，於是望見數位法兵俘虜幾位我六十五團弟兄正圖退去。余即以手榴彈由其身後投擲。我營弟兄或有幾位同時負傷，總之法兵已放棄我團戰友而急行逃去。然後余入被襲取之戰坑。越過屍體與傷兵而直至胸牆，前面孤立着一株被擊毀之樹，後邊在該戰坑中坐着許多法兵，余即以手榴彈向該處一擲，而因距離過短未中。後方有人喊

道：「稍遠點，多向左。」爲能易擲擊，余將兩位已死之法兵疊在一起，然後立於其上，擲一手榴彈。此次所擲者爲一球形手榴彈，係由後方戰友送來。「妙哉，包爾全中！」渠等喊道。余恰擲於中間，腕、頭、背囊皆亂飛空中旋旋而轉。」

在防禦曾被熱烈爭奪之一九六高地之繼續戰鬥中，我旅亦能支配全盤戰局，並能於逐漸高漲之戰浪中消滅敵軍任何突破之可能性。但前仆後繼不斷實行進攻而軍勢衆多之法軍，尙必須於堅苦之近接戰鬥中常被擊退。「未被槍彈命中者，卽以槍托與刺刀擊斃之，其情況之慘未有甚於斯者，而長約五十米戰壕此後均不克立即被占領之，蓋法軍屍體到處充塞也……」『三月十四日實行攻擊時，攻擊者曾使用手榴彈，並於第十連方面，正當一位焦頭爛額之班長果敢衝入戰壕時，拉伊斯排長同其勤務兵毫無懼色直躍至胸牆以備立起好向法軍開槍。經此例證，拉伊斯排長又給予其部下以靜心劑……』

最熱烈之一日要算三月十六日。於此日往返之戰鬥中，曾以刺刀對付侵入之敵。『不顧生命與損失以白刃兵器實行之逆擊始將最大之危險除去。於此處敵軍再未敢繼續進攻。』關於同塞奈加爾(Senegal)黑人軍之刺刀戰鬥曾有如下描述：『……黑人狙擊兵第一次由該高地而下，慢慢行進，賊頭賊腦，如有毒之蜘蛛，逐漸爬近，並伸出其閃灼之刺刀。余眺見一巨大黑人露着白齒向余走來。當時一瞬間情勢非常危險，該山脊已被敵人越過。我等即刻蹶起，在驚天震地之殺聲中，直向黑奴衝擊，最後終以白刃兵器擊退敵人仍返其原來戰壕。』關於一次巷戰曾報告如下：『……由此垣巷發生一極劇烈之手榴彈戰鬥，直近至敵軍戰壕彼方。戰鬥活動已達到最高點。法軍炮兵向我等左右亂射，迫擊炮彈橫飛空際，照明彈高射於黑色烟霧之空中，手榴彈擊來擊去，機關槍格格發射，大有震破耳鼓之勢。余之部下皆精神奔奔，其投擲手榴彈時之熱狂均現於眉表。余親目睹余之士兵抗戰以後，即對我擲彈兵表示最大之尊敬，

其態度實值得百般稱贊。一個繼續一個，非陣亡，即負傷。』

(2) 一九一五年勞烈濤 (Loretto) 之役

勞烈濤高地要算西線方面一段最被激烈爭奪之戰場，一九一五年在該處防禦時所狂演之艱苦戰鬥結局常導向人對人之戰鬥。在勞烈濤一書中，常有關於此種慘酷格鬥之敘述。此次格鬥所使用之至要兵器爲刺刀、槍托、圓鋏、匕首、手榴彈等。關於爭取加林塞 (Carancy) 諸役曾描述如下：『……浪克海利連長隨便持一什物，即大踏步由林中衝出……法軍尙未由驚慌中恢復鎮靜，已經在加林塞東部以槍托與刺刀實行血戰。』

關於在勞烈濤高地所實行之反攻曾作如下之報告：『在瘋狂一般之咆哮中，越過第一道戰壕而達第二道。當前邊衝鋒波已經在第二道戰坑以刺刀與槍托格鬥之時，第二衝鋒波尙在第一道戰坑同樣行動。敵人……於許多地方高舉兩手……「饒恕，朋友……勿開槍！……」在阿坡郎 (Ablain) 方面，實

行夜間逆擊時亦必須以白刃兵器克服敵人。『獵兵與擲彈兵由戰壕登出，越過障礙物，在黑漆漆之夜間，向戒備之敵人衝擊。手榴彈在黑暗中亂飛，火花四起。步槍已開始發射，只爲增壯士氣，因命中實談不到。照明彈反復暴露出敵人戰坑之守備兵……於是發生極慘酷之近接戰鬥，又在開始黑暗之中，繼續人對人格鬥廝殺。』突破之敵軍，在阿坡郎與加林塞之間，遇到個別之抵抗巢。』但敵人亦四周手摸足探，全不能下大決心，此實予劣勢防衛者以展開及爲適當處置之時間。如果發現某處有三個或四個一堆以匕首與圓鋸抗禦之時，敵人卽斷定爲一全要塞，必準備包圍。在一半經損傷之戰坑守備兵被擊斃之後，卽開始重新整頓與展開……』

於城市戰中亦實行過格鬥廝殺。『獵兵於蘇舍(Souches)東方展開實行作戰，與法兵在極狂烈之市街戰中肉搏。每間房屋都發生格鬥。村街上屍堆如山。許多黑人兵在宮院中之樹上爲巢以防禦，但均被我獵兵又一一射下。頃刻

間，蘇舍又告肅清。獵兵竭力將敵人向加林塞推回，然而頗不易成功。黑人兵已與南方失掉連絡，其他各面由巴伐利亞獵兵及禁衛軍擲彈兵所包圍，黑人兵直如野獸一般緊蹲於戰坑之中。』

(3) 一九一六年索美河(Somme)之役

世界大戰中最難之防禦戰要算索美河之役，而此役之戰鬥形態，常採取人對人戰之方式，並常以手榴彈、白刃兵器及槍托爲其主要武器。要爭取每一足寬之地，都必須奮力以戰。關於防禦式瓦奔要塞(Schwabenfeste)一役曾報告如下：『敵軍雖然不斷突擊，而第九十九團第九營左翼尙能支持許久，但終於由三處受敵攻擊，遂不得不於堅苦肉搏及巨大損傷之後放棄陣地。』他處又云：『於霹靂一聲之喊殺聲中，兩連官兵（九十九團第五、六營）直向敵軍衝擊，其結果遂表演出一幕極其劇烈之交手格殺。』法軍在巴伐利亞林方面：『法軍似乎以爲於終日連續速射及越過巴伐利亞林方面第一道防禦線後，

即不復發現任何抵抗，不料全屬誤算。果敢之上細勒細亞(Oberschlesier)軍先行控制敵之突擊，使不能前進，於是演出一場極極慘酷之森林戰。』關於第二日在拉包沙福里柯(Laboisselle-Fricourt)之役曾作如下之敘述：『第三團於夜半所實行之脫離敵人行動，全夜雖在極嚴密之英軍砲火下，而總未受英國步兵之擾亂，亦云幸矣。在福里柯東南一一〇高地被敵軍包圍之守備兵，直以手榴彈戰至早晨二時，終於不能不委諸命運，殊堪痛心。』七月二日，在霍恩(Hohen)林與馬麥(Mametz)林線實行格鬥時，巴爾嚇木排長『以白刃兵器』又奪回於敵人突擊中所失去之一挺機關槍。關於同日戰況曾有如下之報告：『自下午五時後，英軍炮火開始加強。尤其拉包沙及崖高霍(Jägerhöhe)方面之第一九〇團陣地曾受猛烈之射擊後，英軍第十二師即首先於拉包沙方面攻擊我之第一九〇團第一、二營左翼，於是開始一極慘酷之人對人戰鬥。多虧一九〇團之堅決抗戰及其英勇指揮之堅強意志，始更得一次保持着陣地，雖

然自己方面損傷甚巨。』關於死力防衛一坑道曾作如下之描述：『英軍逐漸將尙未破壞而被一二二團第三營及機關鎗一連所守之一坑道包圍，在此坑道附近有巴伐利亞軍步兵十六團十二營之一小排由斯萊格指揮。斯萊格班長甚能謹慎指導戰鬥，而不幸身受重傷，但巴伐利亞軍與吳屯堡軍均能以步槍與手榴彈奮勇抵抗……』機關鎗亦開始掃射，直至被毀壞而後已。

七月十四日，爲法國國慶日，此日敵軍又企圖一大規模之攻擊。在爭取福魯（Foureaux）林時，遂發生極劇烈之近接戰：『由林中前進時，威爾部隊不久即與敵軍相遇，除五人外其餘盡被擊斃。』——『由林中前進時，兩連與敵相遇，在刺刀戰之中，敵人大部已被我軍擊斃。』在德爾維爾（Delville）林方面，曾於最短之距離互相射擊：『海林克排長同其一排全被敵軍包圍，而海排長自己曾以近距離射擊擊傷許多敵人，終於突破敵線，與該連恢復連絡。』

關於七月二十日重新爭取福魯林之近接戰鬥曾敘述如下：『在該處聯

合之白浪克堡 (Blankenburger) 軍一六五團，安哈特 (Anhalter) 軍九三團及濤爾高 (Torgauer) 軍一團以槍托、刺刀及手榴彈共同奮鬥之結果，該林不久大部份又被肅清。』在爭取包熱爾 (Pozières) 時，一位班長曾建有特別勛績：『排長文德爾毫無考慮，即將本連中能集合者悉數集合急往前進。在此處，愛格柏萊班長及其全班士兵又顯一次威風。愛格柏萊班長右耳已被榴彈破片炸傷，而又第三次被防阻，但渠尙能同其士兵直立不動，只管以手榴彈擲擊衝鋒之敵人。』

在他處，關於近接戰鬥亦常有敘述，甚至發生過兩小時之久的手榴彈戰鬥。在近接戰鬥之中，德軍常表現出優越之勢。『薩克遜軍第二十四預備師在過去配備於索美河戰役以前係專用以對法軍抗戰者，此次在緊張之空氣中亦調來與英軍抗戰。彼等現已深悉，在人對人戰鬥之中，英軍亦不能與德軍比擬。』關於巴伐利亞軍第十九團一部在毛萊壩 (Maurepas) 之作戰，曾有如下

之描述：『在一坑道進口所派遣之警戒哨已被敵兵擊倒。當法軍剛至該處準備解決被封鎖於此坑道之兩班兵時，而考爾柏上士已由其哨兵聞知此事。彼與其士兵毫不遲疑即由該坑道中衝出，而以手榴彈向迫入左方坑道約四十至五十名法兵擲擊。頃刻間，法軍十五名在坑道中已橫臥而死，五名被俘，其餘迅即潰退，經槍炮火力追擊之結果，大部遂又被擊斃……』

此後在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期間，禁衛軍步兵第三團被配置於甚爲法軍威脅之毛萊壩及克萊里線。經十四日防禦坑戰之結果，雖然損傷官長二十員，士兵一千二百三十六名及馬十七匹，但總未被人奪去寸地，本團同人實覺光榮萬分。在非常激烈之近接戰鬥中，我陣地之堅如鐵石一般，而敵終未得逞。本團戰史關於個別戰鬥行動曾撮要敘述如下：『擲彈兵皆站立不特依托以行射擊。『喂！要將鎗機常常扳住！』——『帶扣要扣正，普萊登堡（Plettenberg）上將會如此講！』——『攻擊遂告失敗。』敵人由何處突破，則應立時『以交手

格鬥』驅逐之。正當敵人侵入之際，一挺機關槍不幸發生故障！『浪格上士立即掏出照明手槍，向一法兵臉上射擊……』於他處曾述及極劇烈之手榴彈戰鬥及交手格鬥。在克萊里，於市街戰之中，敵人曾被擊退。八月二十七日曾一度將敵之攻擊擊退，關於此點敘述如下：『法軍以火焰發射器開路，希圖通過全被毀壞之凹道陣地，於是在該處發生延亘全線之刺刀戰鬥。開始約一刻鐘之久，敵人曾作殊死之戰，但後來又不能不退却。』——『輕步兵之姿態甚爲適當，以極鎮靜之態度立起不恃依托向敵人瞄準射擊，並於交手格鬥之中表現出絕對優於法軍之勢。』他處又云：『衆皆如着電一般向斜坡躍去——法軍開始攻擊——手榴彈皆準備妥切，注意勿讓一個生離凹道！——在許多地方發生極劇烈之交手格鬥，但各處於短時間之戰鬥後，又以指導周到之反攻而將敵人擊退。』——『一機關槍兵以機槍向侵入之敵軍掃射，但其上膊左方被敵人命中一彈。彼還繼續掃射，不幸左手又中一彈；又繼續掃射，直至頭部

命中一彈而始將此英雄生命犧牲！

法軍在被集中射擊之我陣地受此款待之後，對於我禁衛軍不能不示表敬畏。於一次攻擊之中，當一位法國軍官眺見我擲彈兵之禁衛軍符號時，曾在其衝進之士兵前叫喊：『阿，袖章！』『德皇禁衛軍！』『可怕之軍隊！』『勿放手！』喊畢，同其勇士迅速經過彈痕地帶而潰退。在大戰之後，一位敵方戰友對於本團曾致以最高之贊許。該法國軍官曾向本師一位部屬說道：『請你引來一位禁衛軍第三團之兵，余至今尙能對彼說出余之最誠贊許。該團於一九一六年在克萊里（Clery）方面曾同我軍作戰，而於整個戰鬥之中，余再未遇到如此大無畏之軍隊。雖然我軍五倍於貴軍，但余同余之士兵僅能接近到德軍戰壕前五米！』

(4) 一九一六年秋凡爾登（Verdun）方面之防禦戰

關於爭取杜阿門（Douaumont）之役，保默堡描寫甚爲動人。五月間，曾爲

爭奪該地，格鬥極形劇烈，而於十月德軍不能不將該堡放棄。於此次血戰之時，手榴彈及刺刀又大顯威風。

在近接戰鬥之中，曾經失去之西南炮塔又被奪回。關於此點保默堡曾敘述如下：『最後迫擊炮彈一落下，第十二擲彈兵團第三第四兩連志願兵即同時由東通道衝出而越過窰室屋頂，經一榴彈穴又一榴彈穴，直推進至法軍附近。此後彼等即開始以手榴彈工作，實不勝歡幸。』魯柏 (Tilbener) 獵兵亦以手榴彈向該炮塔進擊。『彼等頃刻間到達該炮塔之頂蓋，即以滿手持之手榴彈向其孔口擲擊。』

爲要奪回已失掉之陣地，在爾後續行之堅苦防禦戰中曾配置以生力軍：『在殺聲之中，以手榴彈與步槍前進，法軍完全驚慌失措。前後四道戰壕均被巴伐利亞軍奪得。』

保默堡於一九二二年度軍事雜誌學術與軍事第一百十七至十八頁在

「凡爾登血戰之素描」題目下寫其本身經過如何以肉搏脫離被俘厄運之情形。保默堡下士於夜間往返戰鬥中接近一不知統屬之步兵連。在黑暗中，保默堡及其同伴皆迷失方向，但終於衝至一被誤認爲德軍之坑道。渠讓其同伴在上邊等待，自己即攀入內邊詢問究竟。進入坑道後，保默堡即驚醒一睡眠者，於惶恐之餘，方知已入敵坑，四面譁然。保氏自度必遭俘獲，急圖逃出，雖被肩荷之鎗所格，而終於達到戰壕。於此處適與一法兵相遇，在格鬥之中，拳打、口咬、足踏先後齊上，結果保默堡卒能擺脫，而達到曠地，在其追擊者步槍及手榴彈火威之下，最後遂得自由！

(5) 一九一八年之防禦戰

一九一八年八月月終，榮克排長於實行其最後衝鋒時肺部曾負重傷。當彼正血臥於戰壕中時，敵軍開始一勝利之反攻。『上邊發出恐怖之喊聲：「彼等已由左邊衝過！我等已被其迂迴！」此使余之力量復振。余攀住胸牆上鼯鼠

窩而登上，傷口之血湧流不止。余手持手槍，解開胸衣，光着頭部，奮力抗戰。一串被繩網縛之人由白色煙霧中過去。有傷亡者，有橫臥者，有顛倒衝逃如負彈之免者。在我等前邊約百米之地，最後殘留之士兵均已葬身彈痕地域矣……但戰況好像仍未絕望。余向旗手威爾斯克低聲說道，向左面爬行，用機關槍掃射該空隙。他又爬回報告，遠約二十米前恐亦完全失陷。該處爲第九十九團之一部扼守。『……戰景愈演愈爲活躍。四週方見一羣英兵與德兵肉搏，並要求我等擲去武器。余低聲鼓勵前邊士兵應戰，至以匕首相見亦所不惜。彼等發射，已不顧敵友之分。』……在我等中，亦發出銳利之喊聲：「現在還有何中用！擲去槍械！弟兄們再勿開槍徒傷戰友！」……現在所選擇者，爲就擒歟，或槍彈歟。現在機會已到，可以試知余於若干假日向諸士兵所講之話果爲實言，抑或爲空辭。余由戰坑中爬出東顧西倒而去。兩位英兵正押送一隊被俘之九十九團士兵往其陣線，而恰與余相遇。余把手槍對準余附近一位英兵猛烈一擊，該

英兵直如一射的，應聲而倒。另一英兵向余開槍，幸未命中。此時余方能自由呼吸，並開始沿戰壕急速逃跑……』一位負傷之英勇軍官，終於在其果敢士兵協助之下，突出重圍，後不久即被授以勳章。我等於此處看見，德國士兵已不用，但同時其他許多士兵曾尙在血肉模糊之中格殺肉搏以作殊死戰，克盡厥職，榮如之何！

(6) 回顧

當防禦之時，防禦者必須盡其所能以抗禦已經侵入之敵，在逆襲時之動作與在攻擊時相同。『……突擊組之任務，乃在以逆襲擊退攻擊者。無論任何事物在其側背擾亂，班長均不能爲其所動，且不待特別命令不可向後方移其陣地。即使敵人攻擊已越過我陣地，而班長仍須不斷督勵其部下奮勇抗戰，直堅持至預備隊之逆襲；萬一此逆襲不克奏效時，亦須戰出重圍。』步兵操典第二章第一百五十九節云：『敵人如果侵入我陣地，輕機關槍必須堅守其原陣

地，使各散兵羣得有時間與機會以實行逆襲……輕機關槍要發射至最後一粒彈藥……『重機關槍之任務亦相同。機關槍如果發生故障時，機關槍手必須以步槍、馬槍、手榴彈等武器抗戰至最後。關於村落戰之要旨：『村落守備兵要以白刃兵器將侵入村落之敵擊退之……』森林戰之要旨亦準此。

第四節 坑道爆破與近接戰鬥

在一切戰鬥器材中，地雷之應用最爲悽慘。在坑道戰之中，甚至往往發生人對人戰之情況。爆破工作之後，常繼之以突破，結果又演出近接戰鬥。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在馬塞 (Massiges) 北方加濃坡爾 (Kanonenberg) 預備步兵第十七團附工兵第二十三團第二預備連防禦地帶，結果發生如下一種戰鬥：『在十二月八日晚，由此方陣地向敵方掘一寬約五米之坑道，最後全經地下，直與敵軍戰坑相接。於次日晚，即決定爆破……』爆破工作幸已成

功，工兵及其配屬之步兵皆侵入敵軍陣地，被奪取之戰壕立即施以改造，『因此於當晚尙連續擊退三次法軍之劇烈反攻。』

一九一五年三月在加爾巴頓(Karpathen)方面爭取慈文寧(Zwinn)時，亦演過同樣之戰鬥方式。『在地上與地下，要想爭取一足之地，都非演出一幕極可恐怖之戰鬥不可。三月三十日，俄人於第三擲彈兵團戰壕前邊施行其第一次地雷爆破，而緊蹙於曾被爆破之局地。經克勞斯連長指揮第三擲彈兵團逆襲之結果，敵人遂被擊退。』

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在維赤堤包根(Wyttschaete-Bogen)方面，不幸英軍之大規模爆破工作告厥成功，而突破我之陣地。關於此點，第四擲彈兵團之戰史曾作如下之描述：『早晨四時，英軍於六處齊行大規模之爆破，結果A地最大部份均飛揚空中。當紛亂土塊還未落地之前，敵人在煙塵之中與連續火力之下，已大羣擁入戰坑，而將其餘守備兵盡行殲滅。比鄰地區亦發生同樣情

況。』當爾後德軍實行逆襲，遂發生近接戰鬥，『其慘酷不可言狀，其損傷最爲奇重。』

本軍之衝鋒必須緊隨着坑道之爆破，其結果常有格鬥廝殺！

第五節 近接戰中之戰車防禦

(1) 一九一七年甘柏萊 (Cambrai) 之役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於甘柏萊之役，敵軍曾以三百餘戰車參加作戰，而向兩個軍團之戰線全面實行攻擊，起初此種大規模之戰車戰對於德軍之士氣上影響甚大，但不久，軍心即又鎮靜下去，而於近接戰鬥之中沈着應戰。『頃刻間即自然形成一種有意識之戰術，在家屋戰之中，當戰車逼近之時，步兵首先跳入屋內，然後以集團裝藥從其後方爆擊，例如當第二十七步兵預備團在福萊斯克葉 (Flesquieres) 方面作戰時，以此法將敵軍二十輛戰車破壞

達十八輛。』

(2)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五〇團第三營於塞葉爾(Cierges)方面之戰車戰

一九一八年六月，在維萊考特萊(Villers-Cotterets)方面，敵軍之一輛戰車被滯留於一株大樹之旁，而經昔負盛名之第一五〇團一部以步槍解決之。『突然間，戰車前邊之孔口大開，隨即躍出一位法兵，高舉兩手，一粒子彈射入隙孔，不但擊傷該法兵而且擊斃其他守備兵。』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五〇團第三營曾得手將敵軍兩次戰車攻擊擊退，並破壞其戰車十輛。茲擇錄一段戰友之報告如下：『戰車，戰車來矣！坑道入口哨兵曾如此喊道。』——『一輛戰車由斜坡而下，直駛入凹道，在一坑道之前停止。我等以機關槍應戰。彈丸觸碰炮塔，火花四射。戰車亦行還擊……現在我軍發射，最遠不過為三十步之距離。在一個四角土塊掩護之下，我等實行奮力抗戰。緊隨着又駛來

第二輛戰車。第一輛愈駛愈近……集團裝藥照準一發，但未成功。我等咬緊牙關，激憤異常。——『柏爾格排長亦立於戰車之旁，想以手槍射入其展望孔，但蓋子隨即閉覆，機關槍向四週掃射，超過柏爾格頭上，因彼緊貼着戰車而屈着身故也。現在戰車中之守備兵開始用手槍由隙孔中發射，柏爾格已陷入於甚大之威脅中……（柏氏後來找到掩護）此次槍彈又擊中鋼甲。鋼甲之內似乎非常可恐，彼等即將戰車開回！——『在其他地方，我等曾大獲勝利，槍彈擊中其展望孔而擊斃其守備兵，鋼心尖彈曾將其他兩輛戰車之發動機破毀……』——『在第一百五十團第十二營方面，短鎗兵巴沙客所投之集團裝藥亦未能有所成就。巴沙客憤激不可遏，乃登上一備有小速射炮之戰車而由展望孔以手槍擊斃其炮手，一個大炮彈將彼之兩足炸毀，約一小時後，此果敢之短鎗兵即已殞命。』在嚴密之射擊下，伴隨之敵步兵不能前進。勇猛之格爾特（Gert）營長得一應得之勳章。

(3) 回顧

集團裝藥只能在局部非常有利之條件下應用之。現在一般戰車之展望孔，對於步兵槍火之掩蔽，雖較歐戰時爲安全，但其兵器孔（即炮身與機槍伸出之孔）則尙不克保險。不但鋼心尖彈即普通鎗彈亦可用以射擊之。關於由普通鎗彈所造成之巨大損傷，法軍方面已有報告。彈丸擊中鋼甲一經爆破，其由展望孔與兵器孔侵入之熔鉛片常能危及戰車乘員，但因近代戰車之行駛速率甚大（例如最新式之美國輕戰車即具有每小時二十五基羅米之最高速率），故此後對於戰車之防禦益形困難。將來速力甚快之戰車隊，在戰爭中，可以相當非力得力大王（Friedrich）及拿破倫第一（Napoleon I）之會戰騎兵。此種武器之熱烈信徒將戰車對戰車之近接戰鬥直視爲新時代之騎兵對戰！

第四章 騎兵之近接戰

第一節 在西線方面

德國騎兵，以備有槍矛之故，爲特別適用於人對人戰鬥之一兵種，並對此有嚴格之訓練。關於騎兵一九一四年在西戰場之行動，騎兵大將鮑塞克（*Boeck*）曾有翔實之描寫。我軍騎士從未在集團攻擊之中得以馬踏敵人，蓋敵人決不敢向我大規模之騎兵集團攻擊應戰也。反之，較小之騎兵隊，往往能遇到機會，於近接戰鬥中，跨馬以決雌雄。茲姑由鮑塞克將軍書中無數例證中引用一二。

八月十六日，當經比國前進時，皇軍槍矛騎兵團（*Königsul. Regt.*）曾能以槍矛踏潰敵人：『我槍矛騎兵團皆手持槍矛向經我大炮與機關槍射擊極形混亂之比國騎兵團追擊。結果使其狼狽逃竄，俘獲軍官一名，士兵八名，馬二十』

八匹，此外又經我軍特務長於格鬥廝殺之中，奪得該團軍旗！該騎兵中隊以白刃兵器首次奪得敵人軍旗，凱旋歸師，實覺可做。』

當經法國北部前進時，禁衛胸甲騎兵(Kürassiere)第五中隊於操萊(No-rees)之役，在一滿圍厚籬之道上，亦曾以白刃兵器將法國驃騎兵(Hussaren)擊退。『一幅空前未有之景象，壯大之騎士騎着高大之戰馬，短小而色雜之南國法人跨着阿拉伯之小馬，在一狹陋之街巷中，曾演着極劇烈之格鬥廝殺，德國騎兵之長槍與法軍之曲刀對戰，其景況實爲從來所罕見。』

甚至在第五、六兩軍攻擊地區內非常不利於騎兵作戰之地形中，亦常發生騎兵戰鬥。關於騎兵攻擊，曾有一段生動之報告如下：『韓里親王(Prinz Heinrich)接到尖兵報告後，迅即驅馬而前，站立高處，拔出直身刀對向敵人，指示騎兵中隊先頭以行進方向，並示以信號，各隊即形成橫隊前進。『前進，前進！』衆騎士均手持槍矛經過穀田緊隨其親王之後向前馳驅。『殺，殺！』殺聲震破

法軍耳鼓。法軍已欲開始攻擊，但親王及其騎士之機動，使法軍不克遽下決心。敵人立即撤退，潰不成軍。現在開始一瘋狂似之賽跑。韓里親王完全孤身前驅，而其騎士亦各隨其排長之後，亂向前奔馳，每個士兵均爭先恐後，努力接近怯懦之狗……我等必須立即追上敵人，最前線之騎士已經灰塵滿面，法軍不復逸脫矣。在森林近旁我等已追上敵人……後方陸續馳來之騎兵現在混驅於追擊者與被追擊者之間。法軍口中喊着「寬恕」，皆自動墮地，而以手槍發射。「現在開始一極慘酷之近接戰鬥，中隊長已遠驅前方。」韓里親王身受一槍刺，因勢力過單，其形勢頗感威脅。法國龍騎兵（Dragoner）紛向親王衝來，但堤斯中士與亞爾班長同時把直身刀由西方急衝過來，立於其領袖之前，左右奮力抗戰，直使親王得以自由——……」在爾後之繼續格鬥中，法軍已被解決。只有一軍官及三龍騎士僅以身免。

一九一四年，在比國與法國，德國騎兵不僅與敵騎兵作戰，且常襲擊步兵

及下馬騎兵與炮兵，而以人對人之戰鬥戰敗敵人。

在第一禁衛軍龍騎兵方面，於福萊濤（Fretoy）之役，由攻擊騎兵戰鬥之中演出此種戰鬥方式。霍爾森格（Holzing）團長曾向加伊林格中隊下令攻擊英騎兵：『騎兵中隊已形成攻擊陣勢，疾驅前進，當敵人正由該村發射之際，連長跨其白馬，越過寬約千米之平地而向該村落馳驅前進。立守於該處之英國騎兵似乎全不能阻住我之攻擊。彼等佇立以待，而由馬上向我衝鋒發射。我方數位騎士已命中鎗彈墮馬而倒。在未突衝之前，英軍勒回馬首，狼狽遁去。英軍直驅回該村，我中隊緊隨其後——但我中隊已全在隊長掌握之中。部隊於無論何時應在其隊長掌握之中，此時更須如斯！』

『法國步兵立於村街之中，分明剛才開到。在村緣一邊路上，敵人正在安置機關槍，準備掃射。但左翼排長美里已發覺之，急由攻擊回轉該排而以槍矛直向機關槍陣地驅入。敵人未能及時發射一彈。堡頓蒲勞克排長亦向敵步兵

衝去。該處站着一位英國軍官，爲一無情之青年，對準排長開鎗。堡排長將該軍官由其小白馬上擊下，以軍刀由其面部斜刺而過。連長將其中隊喊回，爲滅殺預期之敵人追擊火力，組成弧式隊形，疾驅返回本陣。」

於勞特林格 (Lothringen) 之役，巴伐利亞鎗騎兵旅曾對炮兵施行攻擊。『此次攻擊雖遭損傷甚巨，但其意義則非常之大。鎗騎兵曾驅入敵人炮台，但未射殺其炮手。在拉加爾特 (Lagarde) 方面，敵軍陣地全陷入於恐怖狀態之中。』

騎兵對步兵實行政擊，只有乘敵不備，或遇敵士氣不振之時，方能獲得成功。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於奈里 (Nery) 之役，第四騎兵師曾企圖襲擊一巨大之英軍露營。敵人當時尚有充分之時間實行散兵展開，但被第六驃騎兵團一驅而順利衝過其陣地。『該團之一部雖由右翼方面遇到極劇烈之步兵，機關槍及大炮一齊轟擊，但依然對爲陣於蘿蔔田之英步兵實行政擊。此役人馬損

失雖巨，但英國步兵終於被其衝過，此誠我東普魯士戰馬之偉功，而爲前役所罕見者。』該師於大戰之初，在海稜（Haelen）方面，卽已獲得經驗，深知在今日火器有效射擊範圍以內，不能乘馬對準備防禦之新銳步兵實行攻擊，而只能實行徒步戰，以火戰達到目的。因此，在西線諸役乘馬戰不常睹見，尤其於敵人企圖由愛斯奈（Aisne）至里斯（Lys）迂迴時所演之數次堅苦戰役中表現得明白。因此騎兵不得不徒步與配屬之獵兵及散兵營共同協力，以求決戰。德國騎兵本已受過火戰之訓練，但此種重要科目並未曾於各處被完全注意。然我騎兵曾能非常迅速擔負起其當前之主要任務。戰事愈激烈愈堅苦，則徒步以實行人對人戰之時機愈多。關於此點，在大戰之前，毫未計及，因騎兵散兵未曾備有適當之兵器——刺刀。有一部份人曾攜用槍矛，或由步兵陣亡者及負傷者身傍取下之刺刀以實行近接戰鬥。更有應用小刀及鎗托以實行格鬥者。在近距離之處，亦必須求助於火器。此外則戰事經過與步兵一樣。

第二節 在東線方面

一九一五年自四月至十月，德國騎兵在立陶宛（Litauen）與古爾蘭（Kurland）方面，復獲得機會以完全證明其存在之資格。德國騎兵由西線方面之經驗中得到教訓後，其騎兵兵器已全按新時代使用之要求而裝備之，且同時並備有其他缺乏之補助兵器，因此德國騎兵之戰鬥力大為增強。

五月八日，一位德國騎兵首領，名克萊海木（Crailsheim）者，為巴伐利亞大將，在與柯薩克人（Kosacken）實行人對人式之騎兵對戰時，曾中一槍刺，因傷勢甚重而竟長眠。

在東線方面，我騎兵常常遇到新形態之任務，且屢遭俄國好戰騎兵之攻擊。現在必須在近接戰鬥之中徒步以防禦，或者如情勢允許時尚可即速上馬。在騎兵對戰之中，敵人確被我德國騎士克服之。

六月二十四日，於斯維爾孔斯(Swirkonce)之役，向我攻擊之俄人曾經我第十五驃騎兵隊迎頭痛擊，敵受創甚巨，終不支，狼狽潰退。該團曾下馬徒步以應戰，關於此點，該團副官寫道：『翟頓(Nieten)中校剛將各個中隊集結起來，於短時間劇烈火戰之後，忽然聽到樹林深處殺聲遠震，口令清利，地面轟動。在樹林中間，敵軍騎兵縱深區分爲五綫，以最速之步調馳騁而來。轉瞬間，敵軍已驅過我疏鬆之散兵線。我散兵與敵騎兵於此處只有一短時間之接觸……敵人騎兵，一隊緊隨一隊，如波浪一般，繼續前驅，直欲衝入放列林邊之我炮兵及空馬所在地。頃刻間，幕僚均乘馬準備應戰。翟頓中校同其副官及傳令官皆縱馬前驅，開始攻擊，後邊緊隨其幕僚及第三中隊二分之一，即空馬之掩護隊。彼似「翟頓將軍由叢林出現」，因俄人從未夢想及此也。口中喊聲殺，殺，我等即向敵人突進。空馬於是得以被救，炮兵亦得引退。從此即開始非常激烈之各個戰鬥。——敵人經我攻擊牽制而不得不避開我空馬以訴諸戰鬥，但於短

時間之堅苦奮鬥後，又只好求救於逃遁。然而此種企圖僅少成功，蓋我「東普魯士戰馬」比較迅速，故槍矛能及時實行其任務。』於驃騎兵左側排列第六乘馬狙擊兵團，亦同樣遭受敵騎襲擊，但亦以徒步戰擊退之。

處此俄國騎兵行動異常活躍及其攻擊精神格外旺盛下，我搜索任務常感到莫大之困難。八月五日至六日在一蔭蔽地，布爾克奈搜索隊（由乘馬狙擊兵及自行車兵編成）竟陷入於一俄國騎兵師之中，因此該部不得不以白刃殺出重圍。關於此點，布爾克奈上尉曾報告如下：『靜肅策馬速步前進，在鬆軟之森林地帶剛行二基羅米許，忽聞前方尖兵殺喊之聲。即立發號「跑步前進」，下令「持矛衝擊！殺！殺！殺！」於是我騎兵中隊在殺喊聲中一直衝過俄國騎兵，蓋彼等此時僅一部已乘馬上，其他部份尚在路傍側馬而憩。敵人哨兵躍入於路傍樹列之後，而由近距離向我騎兵中隊及下馬騎兵射擊，至其他敵軍騎兵則由兩翼追擊我騎兵中隊於樹林中。彼等不斷向我射擊，但多未命中。敵軍

各個騎兵由後方衝入我四行縱隊之中，並以其佩劍四面格鬥，但我槍矛刺殺較爲得勢。無一俄兵敢由側翼衝入我隊以對抗我槍矛……此時，我等已驅近其他一隊敵騎兵。在喇叭信號與殺聲震天之中，又一衝而過。該隊亦僅一部已乘馬，其餘盡皆下馬。敵人有乘白馬者，有乘灰馬者，彼等均在馬上曲身而前，於繼續不斷之喊聲及槍聲中，向我騎隊前後奔馳。此刻路已較爲寬敞，故槍矛益覺順手。一位俄國騎兵，在森林右側，背中一矛，墜馬而倒。其他一位遭遇更爲悲慘，身上連中兩矛，一面大聲痛喊，一面策馬急驅而過。於森林緣邊，又一次在殺喊聲中衝過敵人騎兵。現在我等亦擺脫敵人，而達到曠地……」布爾克奈同其狙擊兵已回到本陣，雖然亦發生部份之散亂，但損傷比較甚微。

第三節 回顧

德國騎兵攻擊精神之旺盛，在世界大戰之中，處處皆得以光輝保持。槍矛，

或曰『長臂』在騎兵戰中，已證明其優勢！因顧到騎兵兵器之適合於新時代之任務，故現在我國騎兵已不應用此等兵器矣。我國騎士於充任騎兵散兵時亦曾盡其全責。

依據世界大戰之經驗，白蘭特（Brandt）中校對現代騎兵曾提出如下之要求：『如果對騎兵必須要求以較前更嚴重之任務，則不能不顧慮到騎兵之武裝。在徒步戰時，騎兵必須近似最精之步兵。因此必須給予騎兵以必要之武器及裝備，但此種裝備須以不妨礙其運動性爲度，蓋騎兵必須有超越一切之運動性也。』然不能因此就說騎兵已變成乘馬之步兵，騎兵只應在要點上實行徒步戰，而依舊要保持爲良好之騎士。白蘭特中校關於此點說道：『如果有人以爲騎兵現在以實行徒步戰爲主，而其訓練乘馬之價值已大大減少，則此實爲荒謬之論調。於作戰時，要由街上行至曠野，誰欲在曠野迅速乘騎，就必須精習馬術，而且只有用曾經訓練好之馬方能學好馬術。會乘馬之人亦知於長

時間行軍之中愛護馬力。一位曾經過練習之騎士，較一位未曾經過練習者，自能多所作爲。」

『火器之發達已使大集團之乘馬戰爲不可能。於良好機會，例如追擊逃遁之步兵，或對敵騎兵行奇襲時，小部隊騎兵比較可以使用之。』

第五章 近接戰中之炮兵

炮兵亦往往連同各個火炮及炮隊一齊捲入近接戰鬥。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於塔南堡之役，當第二十軍團不能不由勝利之戰鬥中撤回時，一排炮兵爲從福浪克腦（Frankenau）撤退之步兵作掩護。『該排炮兵發射抵抗，堅持到底。被喚來之前車輓馬均遭過射擊。在近接戰之中，勇敢之炮手開始實行速射以防禦之，最後復用十字鎬及圓鋤以抗戰，直至一個緊隨一個命中敵彈死於炮側，因彼等對其國王曾發誓語以身報國也。』海伊斯排長負傷數次終於殞命，步兵則幸得安全之撤退。』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夜間，巴伐利亞軍第六步兵師在考特勞林（Cottoraines）之東斜坡曾將敵人頑強防禦之各村落占領。於此夜諸役，各炮兵連及各炮兵排均曾以超越之努力參加各村落戰。『法人防禦最爲頑強……』

自各窗孔各屋頂均開鎗發射。如同處於驟雹之中，滿街巷，滿庭院，滿園圃皆被彈丸掃射之。攻擊者與被攻擊者往往對面而立，相距不過咫尺。夜間甚爲黑暗，目標不易把握……如同於其他村落戰一樣，生命之危險愈大，則羣情愈爲憤激。頃刻間，勝利之均衡似又發生搖動。坤塞少尉率野戰炮兵團第三營第一連之野炮一門在距該村約七百米之前放列開始轟擊。但爲不十分危及自己軍隊，不能不轉向西部轟擊，故未獲多大效果。果敢之青年軍官現在將炮車直駛至該村入口，藉步兵之助力，又將大炮由街上移進該村，而自最近處將一部已經着火之房屋再行轟碎。許多頑強抗戰之英勇防禦者，有一位旅長亦在內，均慘死於場牆及火燄之下。』一九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美塞木 (Messines) 之役，吳頓堡炮兵士卒亦曾將大炮推進一村中而由最近處向街房猛烈轟擊。

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於格拉采 (Graze) 之役，第十三驃騎兵連，確在一大炮支援之下，而一度將俄國騎兵之進攻擊退之。關於此點，該連連長維特

爾曾寫道：『約二十分鐘前，余突聞前面高地余之軍官哨開始一短時間之猛烈轟擊，並聞余之大炮亦轟擊數次。不久，余即眺見該大炮由高地迅速駛下向余驅來，大炮側後緊隨着衆哨兵策馬而馳，就中數匹未被乘騎，因其騎士皆隨後徒步追趕也。頃刻間，忽聞一尖銳之殺喊聲，遂即眺見約兩連俄騎兵排成散開攻擊隊形出現於該高嶺之上。情勢非常嚴重，因我軍正向後撤退而不能即行射擊。然而終於經呼喊之聲得以將正面掃開，余即令由最近處開始射擊。在最後一剎那間，大炮始確進入陣地，迅即卸去前車，將炮彈裝入，於約五十步之距離，恰越過我散兵頭上，並經過籬垣，而向業已秩序大亂東奔西突之俄軍轟擊。此幕活劇爲時雖短，但其情勢却非常緊張。俄人左右亂竄一陣，因該木籬適成爲騎兵之障礙物……』

一九一六年，於激烈之索美河防禦戰，當敵人突破時，炮兵往往近接戰之中，能予其姊妹兵器——步兵以特殊之支援。七月一日爲第一開戰日，於爭取

蒙濤邦 (Montauban) 之役，第二十八預備師方面之戰況即如斯演過。該師炮兵所有之炮大部已不能應用。『在距蒙濤邦村百米遠之西北凹道，出現之英國步兵確被該處預爲安設之大炮轟擊之。該炮兵之英勇指揮官格拉材爾曾於此陣亡。此後舍福少尉即接着指揮，但不久頭部已負重傷。賽爾加班長遂又接着指揮，敵人終於不敢於衝鋒中奪取此炮。當最後一彈發射後，該班長即同其他炮手退回……在瓦斯與烟氣之瀰漫中，彼等依然猛烈發射，直至正午失却作用爲止。炮兵連連長阿爾材同其餘果敢之部下，於埋藏炮門後，在敵人機關槍火下，撤回本陣。』

一九一八年秋，當防禦優勢之敵，尤其已侵入之戰車時，炮兵常於最近之距離戰中，保持其令譽。

關於中止戰鬥，聯合兵器作戰與指揮一書中說道：『退却可以炮兵掩護行之。於堅持至最高度時，甚至損失大炮在所不惜。攻取村落，有時必須將房屋

及莊戶先用大炮同迫擊炮轟擊，直至衝鋒開始排哨（即軍官哨）在特殊情況時，得附以輕迫擊炮及野戰炮。如敵以戰車參加攻擊，則原來用以抗戰敵炮或用作擾亂射擊之各炮兵隊均應先向此新目標集中射擊，然後預定構成防護火幕之諸炮隊加入。對於繼續前侵之戰車，則以預置之近戰炮由近距離直接轟擊殲滅之。」

第六章 總括與建議

余雖同時論及其他兵種之近接戰，究以步兵之人對人戰鬥爲主要。依據世界大戰經驗，較大團隊之乘馬作戰，在近代火器威力之下，簡直已不可能，只有較小部隊尙可應用此種戰鬥方式。於徒步戰時，騎兵集團作戰要領與步兵同。炮兵之近接戰，在將來仍與蒐集諸例證所指示者大致近似，戰車之防禦戰將有可驚之變化。

余於此書中大部所討論者爲『徒步部隊之近接戰』尤其重要者自當首推步兵，然工兵與騎兵散兵亦採用同樣之戰鬥。世界大戰已屢次昭示吾人，在近代戰爭中，人對人戰仍不可免。『炮兵征服，步兵占領』之舊見解在此種形態上甚爲不當。於世界大戰最末一年之各大攻擊戰役中，雖常發現步兵攻擊主在能占領已被轟破之敵人最前線陣地，但攻擊者至遲於縱深地帶定常

遇見頑強之抵抗。索爾單(Soldan)所得到之結論如下：『依據世界大戰之經驗，步兵所摘拾者，絕非已成熟之果實，而爲奮力戰得之果實。』在攻擊之中，要以火力完全殲滅敵人實不可能，但常能以火力抑制之。近接戰始能決定勝負。在此種戰鬥之中，必須殲滅固守之敵人。此種殲滅，應用白刃，抑或經俘獲行之，完全以敵之態度爲轉移。攻擊者必須具有堅決之意志，於近接戰之中以完全殲滅敵人。敵人不戰而降，自然更佳！人對人戰鬥在世界大戰之中已經過相當之變遷。在大戰伊始，一位體魄高大而又強壯之士兵與一位體魄較小而又虛弱之敵相比，其優勢毫無疑問。其次，一位良好刺槍戰士只要具有巨大之自覺，與優越之感覺，則其實行近接戰亦毫無畏避。吾人已常於第三禁衛團方面經驗中得知，如果敵人眺見具有堅決意志以冷鐵刺入敵骨之我堂堂男兒向彼走來，則士氣頓形沮喪而不復能鼓起勇氣持白刃以抵禦！普遍應用手榴彈之結果，使此種差別大爲減退。一位體魄較小而又虛弱之士兵此後亦能對體魄壯

大之敵人有作戰勝利抵禦之希望。其次，余由近接戰中所蒐集之幾種例證，只有在陣地戰中始能實現。

一位丹麥人名阿格斯堡 (Angsborg) 者，曾著一書，以敘述各交戰國對於刺刀戰鬥之見解。對此問題，彼之主張甚以余之見解爲是。英人於世界大戰之中，在刺刀戰及格鬥場合亦曾有所成功。一位英國上尉名格拉克 (Clack) 者，曾參加過整個戰役，依據其經驗，得到結論如下：步槍與刺刀將永爲步兵之主要兵器，一位法國之果敢戰士，萊腦 (Renard) 其名者，曾親身在大戰中經歷過近接戰，關於士兵在未來戰爭中如何舉動一層，評議甚詳。由此觀之，法國前線軍官對於刺刀戰，不顧生死之人對人戰，亦不但諳練而且尊重之。意大利人加士 加將軍恰與此相反，而在其所著刺刀一書中曾代表之重要思想如下：『在戰後陸軍中保留刺刀一事，明示雖有世界大戰之經驗，而依然未學得改變步兵戰鬥法以適應近代速射兵器之威力。攻擊之最後階段今日已不復爲人對人』

之刺刀戰，而實爲敵陣地之簡單占領。手榴彈於緊急場合可由適當距離殲滅敵之最後抵抗。時至今日，還相信集團突擊者，相信以裝上刺刀之步槍實行突破爲其戰鬥指揮之目的者，定犯一種必須除去之嚴重錯誤。凡於最近時戰爭經驗完全矛盾之錯誤方面，在陸軍之戰術教練上萬勿規定。在未來戰爭中，人對人戰鬥之方式務必避免之，蓋實行此種戰鬥方式之結果，的確得不償失。只有火威方能決定勝負，刺刀至今已變成不必要有時阻力甚大且非常危險之器具，因此已失掉其爲步兵兵器之任何存在資格。『依據余所蒐集之世界大戰經驗，尤其發現新式戰鬥法之大戰最末一年之經驗，以考慮意將軍此種觀念，則定能走到完全相反之見解。』

世界大戰之教訓，已昭示吾人，在未來戰爭之中，人對人之戰鬥亦不可避免，是否真正如此實現，只有戰鬥本身可以示之。由德國國防軍服務規程中所要求以白刃實行突破一點觀之，則知我陸軍當局依據世界大戰之經驗已估

計到未來戰爭中之刺刀戰。實行突破必不採用集團突擊形態，而定應用戰鬥羣之戰鬥方式以與個別之抵抗巢對戰。於衝過縱深地帶而實行蠶食戰之時，此種戰鬥羣之戰鬥方式，必須繼續採用。此種戰鬥方式，並非按照蘇勞之格言，『彈丸爲愚婦，而刺刀爲女王』而以射擊，手榴彈，乃至刺刀實施之。補助兵器用火威抑制敵之抵抗巢，然實行攻擊之各班亦須參加此種工作。近代步兵必須早爲準備此種戰鬥法。步鎗射手必須實行速射以圖戰敗敵人，或至少以火威壓迫使其不敢離開掩蔽物。由距離最近處所發出之射擊，亦屬於近接戰。我等必須重行利用我之優良步槍。一九一八年春，我軍之所甚難運動者，一則基因於民軍式之教練，再則可恐之彈藥有以致之。戰事上不能應用之鐵製彈殼曾塞在鎗中，簡直不復能當做火器應用矣。在近距離，輕機關槍乃爲火戰之主要兵器。於衝鋒時，輕機關槍可於步行中射擊，亦可於跑步中射擊，蓋此種兵器影響於士氣者甚大，且能壓迫敵人，不敢離開其掩蔽物。緊隨着爲投擲照準之手

榴彈。僅手榴彈亦常足以擊破敵之最後抵抗。手榴彈過早或不準之投擲，乃戰爭中常有現象，其缺點甚為巨大，尤其於運動中大感手榴彈不充分時，此種浪費須絕對自行制止。攻擊之最後階段，即為以裝上之刺刀實行突破！

如果防禦者下決心頑強抵抗，則由適當距離所投擲之手榴彈絕不能擊破最後之抵抗。攻擊者絕不敢畏避人對人之戰鬥，反之，如欲解決其戰鬥任務，必須試尋此種戰鬥！刺刀尚有其當做步兵兵器存在之完全資格，只有對於敵人方面為一危險之兵器！於大戰之初，已表現出我舊日之刺刀太長不適用，非被彎曲即被折斷，此種確定在一九一二、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時早已經土耳其人發現。總之，刺刀之樣式，亦非常重要。

速射、手榴彈投擲以及刺鎗之教練，常於競技運動時行之。必須鍛鍊每個士兵使其皆能勝任近接戰鬥。此種首要者，為各科體操，以其能使士兵學習支配其身體也。尤其重要之遊戲為拳術，拳術家主在學習奮不顧身以近接敵人。

刺鎗之教練爲最重要。蓋士兵由此始能適切使用其兵器。一位對刺鎗術學習有素之士兵較之一位未曾學習之戰士，其進擊敵人之自覺心全然不同。國防軍之教練依體操教程第四卷行之。關於此點，該教程摘要規定如下：

『競技運動式之近接戰，乃實戰之縮影，真正人對人戰之模寫。實行近接戰之戰士須藉自己精神與肉體之能力竭力在敵人之意志上以貫徹自己之意志。此種戰鬥之結果如何，要以奮不顧身之意志，身體之支配及學得之技術爲依歸。』『競技運動式之近接戰教之使成爲各個戰鬥員。』

第七章 結論

或許有人責余不應蒐集此許多萬惡可恐之人對人戰鬥，或許最好將此一切均付諸東流，然余只能答曰，余精神上所着眼者，並非爲爭死活而實行格鬥廝殺之慘酷，乃在保持我德國戰士不顧一切奮勇殺敵之英武精神。一九一五年於麥士宜（Meuse）之役，對余指揮我團輕步兵向一九六高地衝鋒一段，余曾於余之日記中記過如下數語：『刺刀與槍托之下，毫不留情。一幕可恐而又壯麗之景象，』且述此日爲余生活中最美麗之一日，十三年後之今日，遽然思之，尤覺所言甚確也。每逢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二日，余覺特別光榮可傲。然而只有親身經歷過此種戰況之人，始能具此同感。

世界大戰已屢次證明，德意志人爲世界上最良之近接戰鬥員。大戰最末一年，雖時有許多德國士兵，或因被人煽動，或因缺乏飲食，或因過事疲勞，致失

掉其戰鬥力，而不復能行人對人之戰鬥，然此總不克渝德意志人英勇善戰之令譽。法人方面，亦已承認德人之優越性。萊腦在其論文中曾容認法國士兵身體較劣於其德國敵人。丹人阿格斯堡寫道：『此點與勞伯爾少校所說恰巧相同。……』在法人談論之中，一致主張刺刀之尖與足均必須幫助法兵以與強壯之德兵抗戰，法兵應距德兵較遠，以避免格鬥。然而到底不得不遇見近接戰時，則法兵對此必須預習自衛，解除敵人武裝及使用匕首。

關於人對人戰鬥，勞塔林（Lotharinger）曾在其有名之書中撮要敘述如下：『軍事上最重要之權力因素，始終為種族之力，用軍語講之，即為步兵於近接戰中之戰鬥力。吾人於四年之久所以能對偌大優勢之敵堅持勝利之戰者，不僅指揮得法，訓練有素，兵器優良及編制完備有以致之，而幫助吾人到底，及最後常為吾人決定勝利者，實乃我步兵在近接戰中之較大戰鬥力也。此種力量將永遠保存。或許在未來，每占領一爆破漏斗孔，預先須要一較長期間之連

續速射，或許射程及射擊速度又將要增加十倍，然而最後決定勝負者，總常爲近接戰中之步兵，卽種族之力。蓋在物質大屠殺之中，總須一次要遇至最後人對人戰一瞬間，甚且於最險惡場合，常爲吾人決定勝利者，恰爲此各個瞬間。種族之力量絕非完全不變，經久之營養不良及過勞卽能影響此種族之力，且於大戰中已大受影響矣。敵人最後發現戰車以爲均衡其劣勢之手段，故敵人亦將此機械攜進近接戰之中……

「此處尙有一問題須待解答者：何謂種族之大力，卽近接戰中步兵之大力？曰絕非他物，——乃爲抑制最強衝動之本能，卽自己保存之本能，所謂勇氣與果敢非爲衝動力之抑制而究爲何物？然而吾人由此說明亦深知種族力之本性，卽種族戰鬥力之本性在天演淘汰中關係甚大。

「舊日經驗咸謂，各方主張雖不一致，然文化發展較高之民族，在近接戰中之勇敢，確常較優於自然民族，自此亦愈益證實。只有文化程度較高之民族，

多傾向於攻擊性，而文化程度較低之民族常喜防禦，或時時出以埋伏反攻，此於各國殖民地戰爭中已屢見不鮮。在戰史上原始民族雖不乏個別攻擊之特別戰績，然亦不能變更此種事實。」

關於物質戰之影響，保默堡寫道：「凡在物質戰之鎗林彈雨中，必須靜止而不敢動者，皆急欲真正攻擊之瞬間到來，蓋在此時，士兵方能感到行動自由，可以爲所欲爲。連續速射，充其量用以慎重準備人與人衝突時之人類戰鬥本能。」

「認識數量與物質之活動限制，實爲吾人一種安慰，且此種認識於未來可助以多置重於將永立死亡與戰鬥頂點者之準備與養育，如各民族間之鬥爭一日不止人類！」

人對人戰鬥須要一等之軍隊。一個部隊愈能回顧其光榮之傳統，則將愈易護養其精神，而此種精神可使其能獲得近接戰所要求之特別戰績。

戰史記載顧問海德曼(Heydemann)批判曰：『第三禁衛團，同時亦於經歷最難戰鬥條件之際，曾創制一種新標準，而此新標準只有受過最高軍事訓練及賦有良好精神之軍隊始能完成之。』

在戰前，對於許多團營，因承認其光榮之歷史，而皆曾授以編線、花押及其他類似等記號。許多曾以陸軍史上有名之王侯、將軍爲其名稱。其次有以省爲名稱者，有以地方爲名稱者，要皆各使其同鄉有所識別而各令負其義務。此種規定，絕對正確，並於大戰之中已獲得成果。

在大戰過程之中所不幸者，對於新編之部隊已不復給與以新優待及新識別。本已成立許多新團隊，但各團隊之番號均乏味而毫無價值。如『預備步兵團第六七五號』爲何至少不曾加以省名或市名。然而一定有許多團，例如乃由柏林市人編成。禁衛軍團副總指揮勞倫福爾(Loewenfeld)步兵上將比方曾將一爲防守北疆界暫時編制之團名曰『古爾馬克(Kurmak)禁衛團。』

如果幫助各部隊以如此之『外觀』則余相信新成立部隊之軍官或能甚易提高並特別保持其軍隊之精神。『保持固有傳統』之各團於此感覺尤爲便利。

一九一八年，於大戰終局時，我等禁衛戰士，曾戰來戰去，開東開西，與許多不識之團相遇一處，因而熟悉有區別名稱之價值。如果一新開到之隣團有一響亮之名號，則軍心便大感安靜；反之，一僅由番號識別之預備團，皆易招士兵之猜疑，因總不能由其名稱以推知其補充之來源也。恰巧此種補充甚關重要，蓋在個別同鄉之中，軍事上之堪能性及確實性總有相當區別存在，此爲前線戰士所公認者也。在余之敘述中，余並非言僅以番號識別之部隊則全無價值。反之，余感覺，凡有響亮名稱之部隊或能甚易取得一有威望且著名之地位。

在同一地境，負傷全癒者及本部補充兵常使用於其他各團。必須承認者，此類士兵復使用於本隊往往爲不可能，然余感覺一般過於重視數字。補充兵

依需要，純按數目分餉。青年士兵與年老士兵均被混在一起，毫無選擇。盡可能將全癒之士兵仍復送回本隊，一定便利不少。每個部隊皆甯願收容其本隊士兵百人，而不願容納他隊士兵三百人。試想一想一位士兵之心理，假使此位士兵已六次來到其他部隊。彼必須從新獲一可觀之位置，且其進級與優待自然亦甚慢。請觀一位新來之兵，表面上既非老戰士又加以年青，因此常被視遇為新募之兵。在此種場合，士兵服務必不熱心，戰鬥精神必不暢旺。

第三禁衛團方面有幾個例證解釋此種辦法之不當如下：一九一五年三月，補充營曾送進該團數百受過基本訓練之新兵，此新兵早被視為良好之新銳幹部而準備配備於香巴宜方面之冬期戰役，突因第七軍團方面之巨大損傷，於是將全隊『衣我等軍服者』即立送進他團，八日以後，損傷約千人，此時『我曾受訓之第三團新兵』對我隊方面則或甚覺歡迎。一九一五年於對俄實行攻擊戰之結局，因完全不適宜之補充兵：『年老而未曾服過兵役之國民

軍，』於是該團之戰鬥價值只能與一後備軍團相當。一九一八年春，攻勢告終以後，爲增加戰鬥兵力，乃從後備軍補充營調來許多士兵。照純粹數目上講，一個有戰鬥力之攻擊團又於此存在，但實際上絕非如此。在大戰中，因關於補充問題所行手續之不當而使軍之傳統甚爲不易保持。

法人依據其戰爭經驗，在其最新之陸軍改良中竭力避免未來戰爭中之類似錯誤。法人願將其士兵與預備兵經常保持於同一部隊或由該部隊成立之預備隊，如斯則其傳統，相關感情及戰友情誼必日益增強。

如上所述，在戰前，德國陸軍中曾有許多各種各樣之徽章，然在大戰之中差不多完全又被廢除。但遇有特殊勳勞時，最好獎之以細小而不注目之徽章。法人早已認識此種徽章之利益。例如彼等自稱藉制服上之黃色緣紐以識別曾在陸軍報告中四次被贊稱之諸團。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第三禁衛團於克勞奈（Graonner）高地之役所俘獲之敵兵即帶有此種徽章。一九一四年九

月二十六日，向聖采阿那（St. Léonard）實行慘酷衝鋒之後，我軍方面流言傳云，爲此不顧生死之衝鋒，我軍將獲一『袖附髑髏』此乃爲一證據，證明一般士兵皆重視此種徽章。要知一般如何重視此種外觀，則請觀休戰後各志願團體之徽章，徽章愈多愈精緻，則其羣衆愈多。

但在大戰之中，不僅要多識別特別有功之部隊，而且個別之前線戰士亦須特爲識別。於大戰終局一年，當局始大聲疾呼決定頒給傷兵徽章。按此種徽章早應頒給，但不幸延至今日爲時已遲。然完全所缺乏者，爲前線戰士徽章，該徽章早應對久役前線者頒給之。照今日射標之式樣而於袖上結一有色之簡單線條似有必要，因此『年久之前線戰士』由其線條之項數可於任何時或於轉任時識別之。對於在最前線作戰之士兵，其前線戰士之意義須要嚴格限制之。兩級鐵十字勳章，浩恩造萊（Hohenzoller）皇室勳章及普魯士勳章，在世界大戰之中，絕非純爲勇敢章，而對於有戰時勳勞者亦頒給之。如於獎賞時不

作區別，則前線戰士之價值便因此大爲減低。與德國見解相反者，俄國高級參謀本部之軍官，以其勤勉絕未受過戰時勳章，而只能得平時獎賞。大公爵維拉的米羅維(A. Wladimirovitch)亦看到此點，於是向俄皇奏請，將此種勳章附以文詞，藉示其戰時功勳。勳章及名譽章之完全公平頒發，大約絕不克做到，但前線戰士總有資格希望獲得獎勵，此種獎勵自然只能賜予衝鋒陷陣之人。當局愈能曉得體切前線士兵之心，則其辦法愈能助以提高及保持前線戰士之精神。

余已論及方才討論過之各點，因余視此各點爲近接戰中之高度要求。蓋前線戰士之精神愈被提高，則其於人對人戰鬥中之努力愈益增大。只有訓練精良，精神飽滿，並備有最良新式器材之基幹軍隊，始將能適應未來戰爭之要求。此種軍隊只能於較長之現役期間經過教育與操練創造之。余始終尊重余此種見解，於大戰之初，余已覺其甚爲正確，於大戰之中證明其更爲正確。余之

見解如下：『操練最精之連即最能作戰者！』請於此種見解之考察軍隊在一九一四年伊沙戰役中之態度。此處可證明，已於戰爭中習慣而兼受過平時訓練之第三預備軍團在戰鬥中堅持到底之毅力遠勝於青年之預備軍團。此種軍事組織，雖其人材精壯，精神健旺，然其訓練只爲民團式，其成立亦只在短期而已。

良好之軍隊在未來亦將不畏避人對人之戰鬥。德人在世界大戰之中已證明爲最良之近接戰鬥員，絕不迴避此種戰鬥！在未來戰爭之中，前線戰士或許將所經驗者恰與余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二日（香柏宜之冬役）及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春令攻勢）已經驗者相同。數百年來刺刀即爲士兵最寶貴道德之象徵，勇敢，克己及履行義務到底之象徵，在未來大屠殺之中，刺刀不但絕非爲不必要之障礙工具，而且其爲徒步戰士兵器之資格將永遠存在！

（完）

非常時期人人應知軍事

青年軍事訓練讀本

〔國民軍事常識叢書之一〕

吳光傑譯 四角

M. B. Zimmermann: Die Soldatenfibel

本書內容計分三篇：第一篇爲制式教練及射擊教練，第二篇爲步兵之兵器及其編成，第三篇爲野外動作與戰鬪教練。著者鑒於舊有之軍事學教育課本，文義艱深，枯澀乏味，不足以引起國民之興趣，遂別出心裁，撰成此書，富有興味，對於軍事之基本動作與必備之常識，莫不詳述靡遺。德國國民軍事教育推行之速，與夫收效之宏，此書實與有功焉。譯者深感我國今日所處之環境，危機四伏，存亡間不容髮，與戰後之德國正復相似，復興之基，端在提倡尙武愛國之心，訓練民衆，是爲當務之急，故譯是書，以應時代之需求。

非常時期之軍事知識

〔非常時期叢書之二〕

陳沐著 七角五分

本書對於非常時期國民應具之軍事知識，有簡明扼要、精審警惕之闡述。其特色有四：（一）對於現代的戰爭之性質與形態，有警闢之闡釋；（二）對於陸海空軍之性質與機構，有詳明之分析；（三）對於防空、防毒之知識，有簡要之敘述；（四）對於國家總動員之意義，有正確之解說。文字淺顯，人人通曉。際此國難當頭，風雲險惡之秋，凡我國民均爲未來戰鬥之一員，急應購讀本書，早作準備。

青年軍事訓練教練程 [訓練總監部審定]

厲爾康·石鐸·楊邦藩編 二冊 一元八角

中華書局出版